

乙
71.十
1742

● 種一第書叢著名界世 ●

君

しんきん
ついで
りやう



馬嘉佛利著

張左企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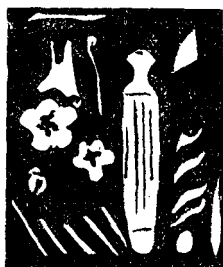
陳汝衡

君

中國文化學會印行

世界著名叢書第一種

君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五月一日付印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一日出版

一——二〇〇〇册

實價國幣陸角

著者	佛嘉馬
譯者	左汝
出版者	文化學會
印刷者	印刷公司
發行店	現代書局
分	北京、漢口、重慶、成都、廣州、汕頭、南京、徐州、開封、雲南、平陽、洛陽、鄭州、貴州

君序

尼古羅馬嘉佛利君書之作，尙權術以成霸道，西方之所稱而吾華之所輕也。商鞅李斯之強秦，幾彷彿焉。馬嘉佛利之教勞倫佐者曰：「使民愛君不如使民畏君。夫懷德威畏，爲政之上，而不易及；苟兩不可兼，其取後者。民性之常，怯懦而貪。狹侮所愛，維繫甚難。畏在刑罰，得所操持。」李斯上書秦王者莫非如此：「百仞之山，牧童徜徉其上，坡故也。數丈之城而賁育不能登，嵯故也。」是以嚴刑峻法，而民不犯。馬嘉佛利之教又曰：「信義之美，治國之要；然爲人君在得信義之名而已。今某國之君，殊有令聞，四方應從；然此某國之君苟務信義之實，則其國不足亡也」。其立信義之名，以爲駕御之具，正商鞅徙木之本事也。至於言：誤殺之

失小，誤全之禍大，亦既已死，孰復爲害，則曹操「寧我負人，毋人負我」之語，固相攸同。又曰「施惠小而漸，藉使時憶，加罪重而促，久則自忘。」嗚呼，何其不仁。孟子謂「殺一無辜而得天下，不爲也。」民爲邦本，爲欲救卹，庸能以殺爲利。孔子曰三者不得已而去，先去兵，先去食，民無信不立。孔子之立信異於商鞅之立信。商鞅之立信，將以行其法也。孔子之立信，將以行其仁也。夫不誠無物，爲政能誠，可以應萬變而無失，安用術。然自三代而下，乃去王道以日遠。黃老申商之學，實公侯將相之所神識意會而日用者也。反之，西方霸術諸法，聊無虛飾，不徒不諱，又加發揚。讀其近代各史，溯當國諸人之心蹟，可知馬嘉佛利之聰明，固所共曉。孔孟弟子，恥言桓文，而終不能自見於當世。今西方之強，桓文之類。馬嘉佛利殊已竊笑儒者之迂矣：「畫中佳人，寧不全美；呼之不出，將復何益」。目孔孟之教，爲畫中美人者，自來甚夥。然柏拉圖先已作答：立教垂誠，如畫美人，凡畫美人，自求最美，人不如畫，非畫之過。是以柏拉圖之所論，惟切真善，以

示來者。夫畫中美人，正所以立之表範，又豈可唾；况夫子之道至大至剛，非畫之假設耶；外見高遠，而莫非平易。頗似理想，而轉眼成實。

此文之譯印可助吾人對於西方政治之瞭解；要亦未足以爲訓也。是爲序。

鄧文儀於南昌

二十三年二月

序

世界名著叢書第一種

尼古羅·馬嘉佛利

題獻

勞倫佐陛下

凡欲得君王歡心的人們，慣常拿他們所認為最珍貴或知道他最愛好的東西奉獻給他：我們常見馬匹、軍器、錦繡、寶石、以及類似的飾物進獻於君王，這些東西和他們底偉大身分相比堪稱珠聯璧合。

因此，我雖欲對陛下表示我底忠誠，可是在我底所有物裏面，除了由現實底體驗和過去底推敲得來的，關於大人物之行爲的見識以外，找不出更寶貴，更有價值的東西來了；這些見識我曾經博考深思過，現在特彙集成一小冊，敬以奉獻於陛下。

雖然我知道這本著作不值陛下一笑，然而我深信陛下宅心仁厚，或許能接受

它，知道我除了給予陛下以下一種機會，俾能於最短時期內得知我累月積年，經千辛歷萬險而學來的一切知識以外，不能再有更好的禮物了。這本著作既沒有鋪張的飾詞，亦沒有綺麗的文藻，更沒有什麼動人的穿插和潤飾，如多數著作家慣常用以堆砌粉飾他們底作品的；因為我不希望它獲得榮譽，祇求事理之真切與論題之重要將使人們樂而受之。

或以為身分低微的人膽敢論斷君王之事，未免僭越，我則不以為然：因為正如描畫風景的人常置身於平地而靜觀山嶽底景色，高據山巔而瞰視平地底景色，同樣，欲了解庶民底特性必須身為君王，欲了解君王底特性必須廁身民間。

然則，陛下，就請以我奉獻的精神接受這一分小小的禮物吧；要是您肯細讀深思，您會知道我是怎樣切願陛下能得到您底命運和其他德性所特許的那種偉大。同時如果陛下能偶爾從您底偉大的極峯俯瞰到這裏下層的境界，就會知道我是怎樣不當受而遭受命運之顛沛，迄無寧日。

目次

第一章	王國的種類與獲得的方法	一
第二章	論世襲王國	二
第三章	論混合王國	四
第四章	亞歷山大所征服之達留王國在亞歷山大死後何以不謀叛其 後繼者	一六
第五章	論併吞以前素來自治的城市或王國當如何治理	三〇
第六章	論憑自己底軍隊與才能得來的新王國	三三
第七章	論藉他人之軍隊或藉幸運得來的新王國	三七

- 第八章 論藉惡行篡奪王國者……………三七
- 第九章 論布衣王國……………四三
- 第十章 論權衡王國實力之方法……………四六
- 第十一章 論教會王國……………五一
- 第十二章 論軍隊之種類及傭兵之利害……………五五
- 第十三章 論外援軍・混合軍隊・與本國軍隊……………六一
- 第十四章 人君與戰術……………六六
- 第十五章 論人君受人褒貶……………七二
- 第十六章 論慷慨與吝嗇……………七五
- 第十七章 論殘暴與仁善，可愛與可畏孰佳……………七九
- 第十八章 論人君守信之道……………八四
- 第十九章 論被人厭及被人恨……………八九

第二十章	論要塞之利弊……………	一〇四
第廿一章	論人君獲令名之道……………	一一二
第廿二章	論人君的官吏……………	一二七
第廿三章	論人君遠便佞之道……………	一三〇
第廿四章	論意大利君王的失國……………	一三四
第廿五章	論達運影響人事及吾人抵擋之道……………	一三七
第廿六章	爲解放意大利進一言……………	一三三

第一章 王國底種類與獲得的方法

古今來統治人羣的一切邦國，不是共和國便是王國。王國之中有建立已久世世相襲的，也有新近建立的。新建王國或是完全新建的，如米蘭（Milan）之於斯福察（Francesco Sforza），或是附庸於開國君主底世襲王國的，如那坡里（Naples）王國之於西班牙王國。

此類領土或則仰承帝王底鼻息，或則自由生存；獲得的方法，或藉帝王自己底軍隊，或藉他人底軍隊，或靠命運，或靠才能。

第二章 論世襲王國

關於共和國底情形，擬略而不論，因為著者在他處已有長文論列，現在僅就王國說。我當依照上述的次序逐一說來，並討論這些王國當如何治理，如何保守。

我覺得治理世襲王國以及久服王化的各邦，比治理新建王國較少困難；因為一個具有普通才能的帝王，除非有意外及非常的暴力摧殘他，祇要不違背祖先底禮法，並且遇事審慎，順水行船，已足維持其王位而有餘；萬一其王位為暴力所篡奪，一旦篡奪者遭遇不幸，仍可失而復得。

在意大利歷史上我們有菲拉臘公爵 (Duke of Ferrara) 為證：要不是他在其領土駐足已久，決不能抵禦一四八四年（？）威尼斯人之侵入及一五一〇年（？）朱理

教王(Pope Julius)之進攻。因為世襲的帝王較少得罪他人的動機與必要，所以他往往更能受人底愛戴；除非有非常的惡行使他見恨於人，敢信他底人民必然傾向於他的；所有引起變卦的記憶和動機完全消失於他臨朝的過去和現在了。

第三章 論混合王國

但是新建的王國可就發生窒礙了。第一，假如它不是完全新建而是附屬於一種混合的邦國的，那麼變亂底發生大抵由於一切新建王國所難免的一種故障；因為民衆爲了希望改善自身的境遇，樂於遷換他們底元首，這種希望慫恿他們揭竿而起，與統治者對抗；其實他們是受愚了，因為他們後來由經驗發覺他們是每况愈下了。這情形亦有由於另一種必然而普通的情勢者，往往使一個新建國王以其軍隊及其他必須施諸新領土的無窮數的壓制重累業已降服的人們。

這樣，當你奪取那王國時曾被你中傷過的一切人們都是你底仇敵，你更不能維繫那些朋友，他們爲了你不能贖足他們底願望而把你安置在那裏，你更不能以強硬

手段對付他們，覺得是受他們底約束的。因為縱使你兵力十分充實，然而當你踏進某一領地時，時時需要當地人民底善意相待。

因此緣故法王路易十二一舉手而佔據米蘭，不旋踵而又失去之；第一次把他逐走祇須羅多維哥（Lodovico）自己底軍隊已經足夠；因為當初啓關迎接他的人們，原冀將來有好處待到，事後方知受愚，對於新主底虐待不能再忍受了。固然，叛變的領地二次收復以後就不會輕易失掉了，因為做帝王的乘叛變之機必毫無顧忌地懲罰失職的官吏，昭雪嫌疑的過犯，並注意於防微杜漸。因此使法國初次失掉米蘭，祇須羅多維哥在邊疆叛變，就可一舉成事；可是欲使他第二次失掉米蘭，則必須舉全世界的兵力來和他抗衡，並且要將他底軍隊打敗而逐出國纔行；這都由於上文所說的緣故。

然而法蘭西確曾一再失掉米蘭。關於第一次失掉的原因前已論及，現在祇說第二次失掉的原因，同時要看法王有什麼手段，假使任何人處於他底地位當有何術以

保守其征服的領土。

且說領土之被征服而由征服者歸併於古國者，或爲同種同文，或則不然。倘是同種同文，便較易保守，尤以此等領土尙未慣於自治時爲然；祇要把從前當朝的王族殲滅無遺，便可保證太平無事；因爲兩國人民各保存其舊環境，而彼此風俗習慣並無衝突，自必能安然相處，如不列顛尼 (Britany) 勃艮第 (Burgundy) 加斯科尼 (Gascony) 諾曼第 (Normandy) 等領土，皆曾久隸於法蘭西治下；雖然語文略有不同，而風俗習慣則相近似，故彼此能相安無事。凡併吞領土者如欲保守其地，祇須牢記兩件事情：其一，前朝君主底家族必須殲滅淨盡；其二，他們底法律和賦稅應一仍其舊，俾於短時期內與故國融合而爲一體。

但是如果所獲得的國土，其語文，風俗，或法律和本國不相同的，那就爲難了，要想保守它們必須靠好的運氣和大的才幹，其中最重大真實的一種助力便是奪得領土的人應當坐鎮在那裏。這樣可使他底地位格外穩固而持久，如土耳其皇帝之

得久佔希臘，要是他不坐鎮在那裏，縱有其他的守土策略，亦必不能保守其領地。因爲如有君主駐蹕當地，遇有亂事發生，便可及時補救；但如君主不在近邊，必至事態擴大以後方始得悉，而此時則已補救不及了。此外，所有領地不致爲僚屬所掠奪，人民有所請願，可以立時覲見君王而得如願以償；所以如果他們存心善良，當然愛他，否則亦必怕他。同時外國之企圖入寇者必抱萬分戒心，蓋其地如有人君坐鎮，必費絕大之力始能奪取之。

其他較善的策略便是移民於一二要害處所，作爲該領土底關鍵，因爲不這麼辦便得派遣大隊兵馬駐劄在那裏。移民拓殖對於一個帝王費不了多大財力，他可以拿出有限的錢，或竟不名分文而遣送殖民於領地，向當地一部分居民圈收土地房屋以與新移居者，至多不過得罪此少數人，而此少數受罪的人，既已顛沛流離，不復能加害於他；至於其餘未受害的人們則極易鎮壓，同時兢兢業業，不敢有越軌行動，誠恐與已遭殃者同一命運。總而言之，此種殖民團並不浪費，而且比較忠實可靠，

固然不免加害少數人，但此少數受害者既已顛沛流離，不能有所爲害，前面已經說過。由此看來，對付人民非善待之，卽當糜爛之；因爲他們受小害能圖報復，受大害則不能；所以我們苟欲加害於人，必須自己不怕報復纔可。

但如果在那裏駐劄軍隊，以代殖民，則必須以國家收入耗費於駐屯軍隊，真是得不償失了，而且將引起更多數人底不滿，因爲全國人民都受累了；他們由軍隊底往來調動，漸覺壓迫底難堪，日久便生仇視之心，他們雖曾敗北於當地，然尙有爲害的能力，仍不失爲征服者底敵人。所以從種種原因看來，這種駐防隊伍底無益適與殖民團體底有益相反。

復次，君王所轄國土，如果語言風俗等不盡相同時，對於鄰國當扶弱抑強，同時慎防實力和自己相等的外人乘機獲得根據地，因爲失意的人們，或出於野心，或出於畏懼，往往有引狼入室之舉，我們在歷史上已經數見不鮮了。羅馬人被埃及利人 (Aetolians) 引入希臘；同樣在他們獲得根據地的其他國土裏，他們都是由當地居

民引進的。而且一個強有力的外人一旦踏進一個國土，所有治下的屬國，因受怨恨當軸之心所驅使，勢必傾向於他；此亦事理之常。所以他對於這些屬國，無須費多大力，便能收服他們，因為他們將不約而同地集合在他底旗幟底下。他祇須隨時注意勿使他們佔有優勢，握有大權，然後憑他自己底實力和他們底善意，便能毫不費力地壓制強鄰而獨霸全國。凡不採取此正當途徑者，則已獲得的領土不久就會失掉，即幸而能佔領下去，亦必貽後患於無窮。

羅馬人對於所併吞的國家，無不嚴遵上述策略；他們移民於小國，維持敦睦的邦交而並不增殖他們底力量；同時他們壓制大國而不使任何強國得勢。我覺得希臘很可以作為一種表率。他們和亞該亞人及埃及利人親善而壓制馬其頓（Macedonia）

王國，將安泰奧卡（Antiochus）逐出國境；然而亞該亞人及埃及利人底功德始終不會使他們得到增加實力的自由，同時腓力王底遊說既未使羅馬人先和他友善然後對他施行壓迫，而安泰奧卡底威信亦不會使他們允許他在國內獲得一些主權。蓋羅馬

人底這些措施實爲一切謹飭的君王所應有者，他們不但要注意目前的錮障，並且要顧到將來的患害，務必竭力防備，蓋及早發覺，易於補救，倘因循坐誤，待到禍迫眉睫，則已病入膏肓，藥石不爲功了。此事底經過，猶之醫家所云癆瘵底經過，當病初起時，醫治易而發覺難，但如初起時未經發覺或未加治療，到後來雖發覺易而醫治難了。國家事亦莫不然，苟能逆料禍亂之發生（唯智者始能之），即可及早補救，但如未經逆料而任其擴大成盡人皆知的事態時，可就無法挽救了。所以羅馬人逆睹禍亂之起，立時處置之，決不讓禍亂醞釀成熟，因爲他們知道戰事是難於避免的，戰事底延緩祇是便宜於他人；並且他們願意在希臘境內與腓力及安泰奧卡戰鬥，以免在意大利境內開戰；他們原可兩皆避免，可是他們不願這樣，同時也不愜意於當代智者們底那句口頭禪：讓我們叨時代之光——其實寧可說是叨他們自己底膽力與智慮之光，因爲時代驅策着一切，能造福，亦能召禍。

現在我們再回到法蘭西，看她會否實行上述的任何一端。我所欲說的是路易

(不是查理)，他底行爲比較值得注意，他佔領意大利的年代較長久；讀者將見他底一切措施都和保守混合王國所應有的措施相反。

法王路易之侵入意大利，實出於威尼斯人（Venetians）底野心，他們欲藉法王之侵入謀得倫巴底（Lombardy）領土之半。我不欲責法王底舉措，因為他想要在意大利堅立根據地，可是在那裏找不到朋友，眼見意大利爲了法王查理底行爲而對他實行閉關政策，現在有威尼斯人願和他結交，自然不能不接受了，而且要不是他在別種事情上走錯了路，他底計劃早就成功了。然而法王既得倫巴底，馬上恢復了查理所失掉的權勢；熱那亞歸降了；佛羅稜薩人變成了他底朋友；孟都亞侯，菲拉臘公，福利女王，彭梯佛麗，法英薩，比薩羅，里米尼，卡茂里諾，比昂皮諾諸領主，盧加人，比薩人，栖亞那人——每個人都趨之若鶩，做他底朋友。此時威尼斯人纔覺得他們底行動未免太鹵莽，他們原冀在倫巴底境內奪取二城，結果卻使法王三分意大利而有其二。

現在我們試想，如果法王路易能遵守上述法則而維護他所有的友邦，應該怎樣不費力地保持他在意大利的地位，因為友邦雖多，然大都羸弱而膽小，有的怕教會，有的怕威尼斯人，因此他們原不能不始終和他結納，同時他靠了他們底幫助，本可防禦他底強鄰而有餘。可是他佔領米蘭不久，竟爾背道而馳，幫助亞歷山大教皇 (Pope Alexander) 侵佔羅馬納 (Romagna)。他不曾想到他這種行動一方面是自弱其力，自棄其朋友和投靠他的人們，他方面讓教會於宗教權力之外增加不少政治權力，使它底權威日益膨脹。他既已錯誤在先，不得不將錯就錯，竟至爲了要遏制亞歷山大底野心，以防他霸佔多斯加尼起見，不得不進入意大利。

路易於擴張教會底權力，並喪失自己底朋友以後，似猶以爲未足，復思染指那坡里王國，而與西班牙王分割而有之；以前他是意大利底首席公斷人，而今召來了一位陪伴，這使西班牙底野心家和他自己國內的不平者有了蔭庇之所；還有他本可使自國底受恩倖人留於那坡里做國王，卻將他驅逐而代以轉能驅逐他——路易——

自己的另一個人。

佔有慾其實是極自然而平常的，人們祇要能夠佔有總想佔有，爲了這個他們將被贊許而不會受指摘的；可是有時他們不能佔有而仍用盡種種方法想佔有，那纔愚不可及而應受指摘了。所以，要是法蘭西能以自己底實力攻擊那坡里，那是理所當然；要是她不能的話，就不該跟西班牙去分割它。雖然她同威尼斯人分割倫巴底一事，可以藉口在意大利獲取根據地，要認爲正當的，但這另外一次的分割是應受指摘的，因爲它沒有那種必要的藉口。

所以路易犯了五個錯誤：他殲滅了小國，他增強了意大利諸大國之一底勢力，他引進了一個異國，他自己並不坐鎮在那裏，他不曾實行移民。假使他不犯第六個錯誤，把威尼斯人底領土奪去，那五個錯誤尙不足以貽害於他，要是他活着的話；因爲如果他擴張教會底勢力，不把西班牙引入意大利，原該有壓迫他（威尼斯人）的理由與必要的；但既已採行這些步驟於前，就不應該讓他們趨於滅亡，因爲他們

是強有力的，必能防止他人對於倫巴底的任何陰謀，威尼斯人除了自己在那裏做霸主以外，決不容許任何人底侵入；又因為他人不願從法國奪取倫巴底以與威尼斯人，而同時與兩面作對更沒有那勇氣。

也許有人要說：法王路易把羅馬納奉送亞歷山大，把國土分割給西班牙，無非爲了避免戰爭罷了，那麼我當根據上述理由回答他道：誰也不該爲了避免戰爭而鑄成錯誤，因為戰爭是無可避免的，因循遷延祇會不利於你。也許又有人要說：法王曾與教王以言質，以解除他底婚姻和封授盧昂以大主教爲交換條件，願幫助他成就大業，關於此點當於後文論及帝王底信義以及保持的方法時答辯之。

由此看來，法王路易之失掉倫巴底，完全爲了不曾遵守保國守土者所應遵守的條件。這原是理所當然而十分自然的，絕無神奇之可言。當法侖丁諾 (Valentino) 卽亞歷山大教王之子波耳琪 (Cesare Borja 之通稱) 佔領羅馬時，我曾在南特 (Nantes) 與盧昂主教長談及此事，盧昂謂意大利人不懂戰術，我則答以法人不懂治

國之道，意謂法人苟懂治國之道，決不致讓教會勢力膨脹到那般地步。而事實上教會和西班牙在意大利的強大勢力，確由法蘭西所造成，同時她底覆亡亦種因於此。由此得一顛撲不破的通則：凡致人強大者必自趨滅亡；因為那種優勢底造成，非由於狡黠，即由於暴力，兩者皆非得勢之人所能信任。

第四章 亞歷山大所征服之達留王國在亞歷山大死

後何以不謀叛其後繼者

觀乎保守新得領土的不易，或許有人要覺得奇怪：何以大亞歷山大在數年之內一躍而為亞洲之霸主，國基猶未穩定便遽爾逝世（論情此時全國必生變亂），然而後繼者仍能保持其地位，除了因自相傾軋而發生的紛亂外，並未遇到何種困難。

我底解答是：有史以來的王國，其被治理的方式有二：或則治理者為一君主及一羣臣僚，後者仰承其意志而襄理國事；或則為一君主及諸侯，後者據此顯職乃憑血統關係而非賴前者底恩寵。此種諸侯自有其領地及臣民，臣民視諸侯如君主而自然愛戴之。凡由一君主及其屬臣治理之國，人民對於君主格外尊敬，因為全國之中沒有一人底地位比他更高了，如人民對其屬臣表示恭順，亦祇是對臣僚的恭順，並

無特殊的愛戴。

這兩種政體，在我們底時代，可以土耳其皇帝及法蘭西王作為實例。土耳其整個帝國祇有一個主，其餘都是他底臣僕，他把全國分為若干區，各置行政官，並任意遷調之。但法蘭西王則置身於一羣諸侯之間，他們為其固有的臣民所承認，所愛戴；他們自有其特權，法王不能貿然剝奪之。所以凡是考慮過這兩種國體的人，當知奪取土耳其國的大不易，但一經征服以後守之則極易。奪取土耳其國不易的原因是：謀篡竊者不能由國中諸侯取得進身之階，亦不能希冀皇帝左右叛亂以助其成。這都由於上述原因而使然；蓋其臣僚皆係奴僕，不易賄買，即或已被賄買，亦無多大裨益，因為他們沒有領導民衆的能力的。因此凡欲攻打土耳其皇帝必須記牢他是有團結力的，他必須依靠自己的實力，不能憑藉他人底叛亂；但一旦土耳其皇帝為所戰勝而全軍潰走不能再合時，所可顧慮的祇有那皇族了，把這撲滅以後便沒有一個人可慮了，其餘的人都不足取信於民；而征服者事前既未曾依賴他們，事後自無

須怕他們。

王國組織如法蘭西者，情形適得其反，因為無論那國總有不滿於當軸以及見異思遷的人們在着，誰都能籠絡國內的一二侯伯而乘間侵入。此等人能開放國門以納敵人而使敵人可操勝算；但既得之，則曾經幫助你和曾遭你蹂躪的人們都將使你受累無窮。縱使把王族殲滅猶嫌不足，因為遺留的諸侯將重整旗鼓而自居領袖來反對你，你既不能滿足他們，又不能撲滅他們，一到時機成熟之時便是失國之日。

現在祇要你把達留政體底性質考究一下，便會覺得它和土耳其帝國相近似，所以亞歷山大祇須先挫敗之而後取其國。奏凱以後，達留被殺，而其國土安然落於亞歷山大之手，其原因前已言之。要是他底後繼者能團結一致，當能盛享太平，優遊歲月，因為國內並無騷亂情事，有的便是他們自己所惹起的。

但是要保守組織如法蘭西的國家，可就沒有那樣容易了。羅馬人所征服的西班牙，法蘭西，和希臘等國內包含多數小國，因此不時發生變亂，與羅馬人反抗；在

他們沒有忘掉他們底敵人，羅馬人底地位常在阨隘不穩之中；但立國已久，國勢既強，他們底敵愾就無形消滅，而羅馬人乃變成穩固的霸主。嗣後他們自相打架時，各能按其既得權力，而據有其各自底領地；同時廢主底宗族既已消滅，被承認的祇有羅馬人了。

記住了這些事情，誰也不會再奇怪亞歷山大保守亞細亞帝國的容易，或其他帝王如皮洛（Pyrrhus）等保守新領土的煩難；這並非由於征服者能力底大小，乃是由於被征服國底是否統一。

第五章 論併吞以前素來自治的城市或王國當如

何治理之

凡所奪得的國家素來慣於自治和自由的，治理的方法有三種：第一種是滅亡它們，第二種是親自坐鎮在那裏，第三種是允許它們自治，向它們收取貢稅，並在其地建設一個寡頭政府，以維繫它對於你的親睦。因為這種政府既由那君主所手創，知道沒有他底友善和照顧是不能存在的，於是竭其全力以擁護他；因此凡欲保守慣於自由的城市，倘能利用當地人民底財力，當較其他任何方法更為省力。以斯巴達人及羅馬人為例。斯巴達人佔有雅典及底比斯（Thebes），在那裏建立了一個寡頭政府，雖則久後終失掉了。羅馬人為要保守加普亞（Capua），迦太基（Carthage），及紐曼細亞（Numantia）而解除它們底武備，結果沒有失掉。他們又欲學斯巴達人底

政策以統治希臘，使它自由而許它自治，結果沒有成功。因此爲要保全希臘起見，不得不解除該國多數城市底武備，因爲要保留它們，除了破壞它們以外，沒有更妥當的辦法了。凡奪得慣於自由的城市而不毀滅它者，終必爲它所毀滅，因爲它在叛亂時老是拿自由底口號和已往的權利爲號召，這是非時間亦非恩澤所能泯滅的。任你怎樣措施，怎樣防備，他們除非自己分崩離析總忘記不了那個口號或他們底權利，一俟機會到來，馬上擄竿而起，如比薩(Pisa)隸屬於佛羅稜薩人百年以後之所爲。

但如城市或國家向來由一君主統治，而其宗族業已殲滅，它們一方面是慣於服從，他方面是失了舊主，既不能自行推選一個出來，又不知道怎樣自治。因此它們不輕易動干戈，任何君主都可毫不費力地羅致它們而據爲己有。但在共和國，國民底活動力較大，敵愾較深，復仇心較重，這些永遠不會使他們忘懷於已往的自由；所以治理此等國家的最妥當的辦法便是滅亡它們或自己坐鎮那裏。

第六章 論憑自己底軍隊與才能得來的新王國

說到完全新建的王國，我將舉示君王及國家（政府）底最高模範，請大家不要覺得奇怪；因為人們幾乎常走着別人已經開拓好的道路而步武他們底功業，然而還是不能完全遵循他們底規範或學到所模倣者底才能。聰明人應當步隨偉人們所開拓的道路，模倣曾經登峯造極的人們，縱使他底能力不能跟他們的並駕齊驅，至少總有些感化的。要取法於聰明的弓手，他們欲射擊遠處的標的，知道弓力所能及的程距，往往使瞄準點高出標的遠甚，並非真欲達到那高度，不過藉此較高瞄準俾能擊中其所欲射擊的標的罷了。

所以我說要統治一個完全新建的王國，其困難底大小須視立國者能力底大小而

定。我們既知由平民一躍而爲君王者，必先有才能或幸運，那麼兩者之一必能滅除若干困難是無疑的了。然而最不依賴幸運者，立脚最爲穩固。尤有進者，倘那新君王別無其他領土，而不得不親自坐鎮在那裏，那就事半功倍了。

說到那些不靠幸運祇靠自己底能力，自平民做到君王的人們，要算摩西 (Moses)，居魯士 (Cyrus)，羅馬盧士 (Romulus)，替修士 (Thesus) 等人是最好的實例了。雖然摩西僅僅是上帝意志底實行者，不值得我們討論，然而單是那使他有資格和上帝說話的恩寵，就已應受我們底景仰了。若論居魯士以及其他會建立王國之人，沒有一個不是值得景仰的；如將他們底特殊功業和這行爲加以考慮，決不會不如摩西，雖然他有着那麼偉大的一位導師。我們倘把他們底行爲和生活檢討一下，決不能發見他們在機會之外對於幸運有所依靠，這種機會供給他們以材料，以便塑成最適宜於他們的模型。要沒有那種機會，他們底才智就無從施展，反之，要沒有那些才智，機會雖來仍無所裨益。

所以必先使摩西目睹埃及及以色列人被埃及及人役使虐待的情景，然後纔能使他們信從他而跳出奴隸底火坑。必先使羅馬盧士離開阿爾巴，並在生下時遭棄兒之厄，然後他纔能做到羅馬國王，開千年的大業。必先使居魯士看到波斯人不滿於梅第人（Medes）底政府以及梅第人因治久而懦弱無能，然後他纔能做到波斯國王。要是替修士不曾看出雅典人如一盤散沙，也決不會顯示他底能力。所以使這輩人交連的是這些機會，同時他們底優越的能力使他們能把握住那機會，由是把他們底國家弄得強盛而著稱於世。

凡藉武力做到君王的人，如同這輩人物，其奪取王國難，而保守它容易。奪取的困難由於他們爲鞏固國基不能不輸入的新法律及新制度。須知創始一種新制度是最難上手，最難處置，最難成功的一件事。因爲凡在舊制度下本來得意的人們勢必變成那創始者底仇敵，凡在新制度下或許會得意的人們也不過是冷淡的擁護者。這種冷淡一半由於畏懼反對者，他們自有其法律制度，一半由於人們底猜疑心，他們

對於新事物非至有了長久的經驗時，不肯驟然置信。這樣，懷敵意的人們一旦有隙可乘，便以政黨底手段出之，同時其他的人不冷不熱地擁護着，勢必陷君王於危險的境地。

所以我們如欲澈底考究此事，須問那些創始者是否能夠自恃，還是須依賴他人的：那就是說，他們用祈禱還是用武力來完成他們底事業？倘是前者，他們總沒有好結果，而且永遠不能有所成就；但如他們能夠自恃，能夠使用武力，那就不大會陷於危險的境地了。自來武裝的預言家皆立奇功，而赤手空拳的預言家都遭滅亡，原因就在於此。除了上述的原因以外，民族性是各不相同的，雖然勸導他們是容易的，但要使他們堅信不移卻就煩難了。此時實有採取激烈對付的必要，就是當他們不再置信時，不妨用暴力來強迫他們置信。

要是摩西、居魯士、替修士和羅馬盧士沒有了武備，他們決不能長久地施行他
們底律法——例如當代的薩服那洛拉當民衆不復信任他時，他既無法鞏固信任者底

立脚，更不能使不信任者信任他，於是他和他底新制度馬上同歸於盡。所以這種人想完成他們底事業可就大不容易，因為他們底危機到處埋伏着，然而要是他們有能力，仍能戰勝這些危機；等到危機已被戰勝，同時嫉妒他們成功的人們已遭殲滅，他們就會受人敬重，而漸臻於富強，穩固，光榮，快樂的境地。

在這些大人物的實例之外，我還得附加一個小人物的實例，然而它和前者頗有相似之處，我希望它能補充我底論斷：這人便是敘拉古國王希羅（Hiero）。此人由平民一躍而為敘拉古國王，他也是祇靠機會，不靠幸運的；因為敘拉古人遭人虐待，舉他為酋長，後來他又被他們擁戴為國王。他雖身為平民，卻具有偉大才能，批評他的人說他所缺少的祇是一個王國。此人解散舊時軍隊而組織新軍隊，放棄舊時同盟而締結新同盟；他既有了自己底軍隊與聯盟，在這樣的基礎上無論什麼瓊樓玉宇他都可以任意建築；由此看來，他雖費了大力取得一個國家，但是保守它是毫不費力的。

第七章 論藉他人之軍隊或藉幸運得來的新王國

凡單靠幸運由平民做到君王的人，飛黃騰達並不難，而登峯造極則大難；當他們扶搖直上之際，並沒有什麼阻礙，因為他們是飛上去的，但在既達極頂以後，就有種種困難了。此等人的取得領土，或用金錢收買，或出於皇上底恩賜；例如希臘之愛奧尼亞（Ionía）及赫勒斯角（Hellespont），都由達留王封立王侯守之，既以鞏固其地位，亦以增進其光榮；又如藉賄買軍隊而躍登王位的亦大有人在。這種人僅以提拔者底善意和幸運為立腳點——這是兩件最不持久最不堅定的東西。他們沒有做人君必具的知識，因為他們過慣私人生活，若非賢能之士，欲冀其能君臨萬民，真是不合理的；此外他們更不能衛國守土，因為沒有可以信賴的軍隊。

崛起之國家，像突然生長的其他自然物一樣，決不能有穩固的根基與邦交，而得免於暴風雨底摧殘；除非那一躍而為君王的人具有大才睿智，知道立刻準備起來，以保全其幸運底賜物，凡是他人建樹於前的基礎，他們必須建樹於後。

關於這兩種靠才能或靠幸運而躍登王位的方法，我欲舉示兩個在我們記憶中的實例，那就是斯福察（Francesco Sforza）和波爾琪（Cesare Borgia）。斯福察用正當手段和高大本領從平民出身做到米蘭公爵，他曾經千辛萬苦纔到手的領土，他是毫不費力地保守着。反之，波爾琪——人皆呼之曰法倫鐵諾公爵（Valentino）——當他父親得勢時取得他底領土，但當他父親失勢時旋即失掉它，雖然他曾用盡心計，做到賢能者所應做的一切事，藉以鞏固其在別人奉送給他的國土內的地位，然而沒有用。

因為如上文所說，凡起初不會樹立基礎的人，雖有大才睿知能在日後樹立，然而建築師苦矣，建築物危矣！所以如將那公爵所採取的一切步驟加以考慮，將見他

固曾爲其未來權勢建樹牢固的基礎，關於此點，著者常申論之而不嫌其冗贅，蓋我以為對於新君的箴戒實無過於示以模範了；但如果他底措置無濟於事，那不能歸咎於他，祇怪命運太不爭氣。

亞歷山大六世欲擴張他兒子法倫鐵諾公爵底勢力，眼見有種種的困難。第一，他不能使他佔有非教會管轄的領地，如果他欲奪取教會底權勢，他知道米蘭公爵和威尼斯人決不答應的，因為法英薩和里米尼早已在威尼斯人底保護之下。此外，他眼見意大利底武備，尤其是他可以借助的武備，被握於誠恐教皇勢力擴大起來的人們底手掌中，那就是奧西尼人和哥倫那人及其黨徒。所以他必須推翻這種局面，把大國牽入戰爭旋渦，以便自己穩得他們底領土底一部分。這是容易做到的，因為他看到威尼斯人爲別種原因所動，有將法蘭西人召回意大利的意向；他非但不反對，而且爲法王路易解除婚姻而這事更容易成功。於是法王得威尼斯人底援助和亞歷山大底同意就此侵入了意大利。法王纔到米蘭不久，那教王便借了他底軍隊攻擊羅馬。

那，後者爲顧全法王底信譽而投降了他。法倫鐵諾公爵既得羅馬那而擊敗哥命那人，雖欲繼續進攻，卻有兩種窒礙：一來是他底軍隊似乎並不矢志於他，二來是對不起法蘭西底好意；那就是說，他怕他所借用的奧西尼軍隊不肯供他驅使，不但他們會阻礙他前進，也許要奪去他已得的土地，而且說不定法王也要那麼幹。當他取法英薩而攻波洛業時，眼見奧西尼人滿不願意，他就有了戒心。至於法王，當公爵奪得歐皮諾公國而進攻多斯加尼時，法王竭力制止，由此看透了他底心跡；因此公爵立下決心不再依賴別人底軍隊與幸運。

第一件事他設法把羅馬國中的奧西尼和哥命那黨派裏的縉紳分子一一羅致在自己門下，照他們原來的品位，給以高官厚祿，藉以分化那兩黨底勢力，果然不出數月，黨內的徒衆完全解體而傾向法倫鐵諾公爵了。他既已解散了哥命那族，此後便等待機會到來再撲滅奧西尼族。機會不久就來了，他固然能善用它；因爲奧西尼人漸覺公爵及教會勢力底膨脹足以制他們底死命，在佩魯查底馬奇昂地方召集了一個

會議。接着歐皮諾發生叛變，羅馬那境內亦有騷亂情事，子公爵以無窮憂患，他就聯絡了法蘭西人把這些亂事一一鎮壓下去。他既恢復了他底權勢，不欲冒險把它託付給法人或其他外籍軍隊，於是施用詭計，同時不露痕跡，設法籠絡帕古洛 (Stefano Pasolo)，對他百般獻媚，賄以財帛馬匹，使他出任調停，使奧西尼人言歸於好，他們底愚蠢終於使他們在辛尼加里 (Sinigaglia) 入他底彀。法倫鐵諾公爵既撲滅奧西尼族首領，而引其黨徒為友好，且已據有羅馬那及歐皮諾公國全部，他底勢力底基礎已樹立得十分穩固了；同時百姓漸漸覺得他們國勢底富強，於是公爵乃大得民望。此事頗值得注意，並足為他人效法，故不憚煩而縷述如下。

常法倫鐵諾公爵佔領羅馬那時，見其統治者盡屬庸碌之輩，他們並非統治百姓，其實是在掠奪百姓，不使他們團結一致而使他們互相傾軋，因此國內多的是盜竊，鬥爭和種種暴行；為要恢復其治安與紀律起見，他認為有設置一個賢明的有司之必要。於是保舉賴米洛道柯 (Raimiro d'Orco)——一個敏慧而嚴酷的人——而授以

全權。此人不久就恢復了和平與統一，成績斐然。後來他覺得以這樣大權付託於人殊非得策，因為他深信他會引起人底憎惡，所以他在國內組織了一個法庭，由一精明絕倫的人爲主席官，全國各地城市皆有辯護士駐在法庭內。因爲他知道過去的苛政會引起幾許怨恨，爲釋除百姓底疑竇而取得衆望起見，他欲表示苟過去有虐待人民之處，並非出於他底本意，而是出於執法官底殘酷成性。他以此藉口將賴米洛拘捕，某晨將他綁赴塞西那廣場斬決而遺屍地上，還把那斷頭臺和血刃放在他身旁。這殘暴的情景，使百姓見了覺得又痛快又膽寒。

閒話休說，言歸正傳。且說法倫鐵諾公爵既已把自己武裝起來，並已將足以妨礙他進取的附近的軍隊殲滅大半，覺其勢力已十分強大，而得免於目前的危險，其次就要顧慮到法蘭西了，因爲他知道法王已經覺悟走錯了路，決不會幫他底忙了。從此時起他開始結納新同盟，同時對於法蘭西出師那坡里王國征伐圍攻吉塔城的西班牙人一事抱觀望態度。他底用意在鞏固自己底勢力以抵禦其敵人，倘亞歷山大在

世，此事早就成功了。

這是他對於目前事態的舉措。說到將來，第一件事他就得怕教會底後繼者不能繼續對他親善，說不定要把亞歷山大給他的地盤奪去，所以他決定採取四個步驟。第一步撲滅被他打敗的王侯宗族，以免教王藉口。第二步羅致羅馬國中所有的紳，俾能得其臂助以抵制教王。第三步使教務人員傾向自己。第四步務在教王逝世以前獲得強大的勢力，以備一旦受人襲擊即能自行抵禦。這四個步驟，在亞歷山大臨終時他已完成了三個。他已儘能力所及把失地的王侯盡行誅滅，無一倖免；他已把羅馬紳羅致在自己麾下，同時他在教務人員中已獲有最多數黨。至於新領土底開拓，他意欲霸佔多斯加尼，因為他已經佔有佩魯查及比昂皮諾，同時比薩亦受他底保護。而今他已不復顧慮法蘭西了（因法人早已被西班牙人逐出那坡里國境，這麼一來兩國人民都不得不趨承他底好意了），於是進而攫取比薩。此後盧加及栖亞那同時來降，半由於怨恨半由於畏懼佛羅稜薩人；假如他像亞歷山大逝世的那年繼

續富強下去，佛羅稜薩人可就沒救了，因為他已經擁有盛大的勢力和令名，該能完全自恃己力而不必依賴他人底幸運和實力了。

但是亞歷山大在初啓干戈以後五年就死了。他遺留給公爵的國土，祇有羅馬那已臻鞏固，其餘皆未奠定，夾持於兩個強敵之間，同時公爵竟一病不起。然而公爵勇而多謀，深明用人之道，且其基礎雖樹立於旦夕，然已甚鞏固，倘非背面受敵，或仍健在，必能戰勝一切困難無疑。雖然他臥病不起，而羅馬那人竟能靜候至一月以上，足見其基礎之良好。他在羅馬，雖已半死，而安謐如故；縱令巴利昂尼人 (The Baglioni)、維得利人 (The Vitelli)、和奧西尼人來到羅馬，總不能傷其毫髮。就使他不能推舉他心目中的人物做教王，至少他所不中意的人是不會當選的。但如果他在亞歷山大逝世時身體壯健的話，什麼事都容易辦了。當朱理第二 (Julius the Second) 當選教王之日，他對我說，他早已想到他父親死後當有的一切情形，且已安排好萬全之策，祇是他不曾預料到他父親死的時候，他自己亦會瀕於死境的。

追憶法倫鐵諾公爵底一切行爲，尋不出可以指摘的地方，反而覺得應該表而出之，以爲靠他人底幸運或實力而臨朝者之楷模。因爲他有崇高的精神和遠大的目光，他底行爲不能不如此的，惜乎亞歷山大底短命和他自己底疾病摧毀了他底計畫。所以欲鞏固其新領土者，欲籠絡友邦者，欲藉武力或欺詐取勝者，欲受人民愛戴與畏懼者，欲得士卒信賴與尊敬者，欲殲滅足以貽害於己之敵人者，欲以新制度更替舊制度者，欲剛柔並用賞罰分明者，欲消滅攜貳的軍隊而創制新軍隊者，欲與君王結納使其能熱心協助而不敢輕易冒犯者，最好的模範莫過於此人底一生事業了。

他生平祇有一事，即朱理第二之當選教王，是應受答責的，因爲他縱使不能選任心目中的教王，亦應能阻止他人之被選爲教王；他尤其不應該容許會被他中傷過的，或做了教王以後要怕他的任何主教長當選爲教王。因爲人們中傷他人，非出於怨恨，即由於畏懼。曾經被他中傷過的人們中間有聖彼得·文古拉 (San Pietro ad

Vincula)、哥命那、聖喬奇(San Giorgio)、及阿斯堪尼奧(Ascanio)。其餘的人，除盧昂和西班牙人外，做了教王以後都要怕他；後者所以不怕他因為有恩義和親戚關係，前者是怕他底勢力，那時法蘭西正和他相互提攜。所以最要緊的一件事，法倫鐵諾公爵應當推立一個西班牙做教王，要是不能的話，也應該容納盧昂而不應容聖彼得·文古拉。凡以為新的恩惠能使大人物釋除宿怨者，準是受愚了。所以公爵用人不當，這便是他最後覆亡底禍因。

第八章 論藉惡行篡奪王國者

君王之出身於民間者，除全靠幸運或天才外，尚有兩種途徑，其中一種雖可於討論共和國時詳述之，然此時實不能不有所論列。這兩種方法，或藉窮兇極惡的手段而竊王位，或藉百姓底擁戴由平民一躍而為君王。關於第一種方法，將以兩個實例——一是古代的，一是近代的——來說明。我覺得這兩個實例對於欲資借鏡的人，已是儘夠的了。

西西里人亞伽多克勒 (Agathocles) 不僅由平民身分，而且從卑微的處境一躍而為敘拉古國王。此人乃陶工之子，一生窮達，始過着醜惡的生活。然其醜惡之外，心智與體力俱臻上乘，既立志從軍，由行伍而擢升為敘拉古都統，迨其地位既已鞏

固，又蓄意僭奪一切權勢而自立爲王，爲此特與迦太基將軍漢米爾卡 (Amilcar) 商議妥洽，此時漢米爾卡正率領其軍隊作戰於西西里。某日晨，亞伽多克勒召集敘拉古民衆及元老院於一處，彷彿要和他們議論國家大事似的，忽然一聲號令，伏兵四起，把元老院議員和當地的富戶大肆屠殺；這些人被殺以後，他就安然攫取敘拉古城底王權，絕未引起民間變亂情事。雖曾二次遭迦太基人擊敗，最後且被包圍，然而他不但力能守護他底城池，並且留其一部分兵馬守城，而自己率領餘卒進襲非洲，未幾竟解敘拉古之圍。迦太基人一敗塗地，被迫與亞伽多克勒議和，祇得把西里割讓給他，而自安於非洲本土。

所以我們如把此人底行爲和天資考究一下，可以歸諸幸運的地方可說絕無僅有，因爲他的登峯造極，不是仰仗任何人底恩澤，而是起自行伍，中經千辛萬苦而步步高陞的，此後更備嘗艱苦以保守其地位。然而我們不能把屠殺同胞，欺騙朋友，沒有信義，沒有仁愛，沒有宗教，稱做才能；此等手段容或能奪取天下，可是

決不能博得榮譽。然而論到亞伽多克勒冒險脫險的勇氣，以及其堅苦卓絕的精神，不能不使人佩服，何以他不應被尊爲高貴的領袖，似乎令人不解。實則他底野蠻殘忍，窮兇極惡不容許他榮列於賢哲之羣，他底成功，既不能歸諸幸運，亦不能歸諸天才。

當亞歷山大六世御臨時，有奧立弗羅多 (*Oiverotto da Fermo*) 其人者，生於浮摩，幼失怙恃，由其舅父喬凡尼 (*Giovanni Fogliani*) 撫育成長，少時即被遣至帕古洛 (*Pagolo Velli*) 部下從軍，以便受其訓練而在軍隊中謀得一官半職。帕古洛死後，繼續在其胞弟維泰羅佐 (*Vitelozzo*) 麾下作戰，因其天資聰穎，且孔武有力，未幾即躋登全軍之冠。可是他不甘依人籬下，決意聯絡浮摩國中少數不以國家喪失自由爲可痛的居民，並得維泰來喜族之援助，謀奪浮摩國而有之。於是他寫信給舅父喬凡尼，說他離家已經多年，亟欲回來探視他舅父和他底家鄉，並順便檢點他底遺產；又說，雖然他歷年刻苦，除榮譽之外別無所得，然而爲使國人知道他並未虛

慶歲月起見，此次回國擬隨帶騎兵百人，朋友及家臣若干人，藉增威風；他又懇求喬凡尼設法使浮摩人對他舉行盛大的歡迎，這一切不僅爲他個人增光，即撫育他成長的喬凡尼自己亦與有榮焉。

因此喬凡尼對於他外甥請求的一應事宜，一一照辦，使他受浮摩人底榮譽的歡迎，並留宿在他自己底院子裏。奧立弗羅多在那裏住了幾天，他底陰謀所必需的布置都已準備好了，於是大張筵讌，邀喬凡尼及浮摩國長官赴宴。酒肴既盡，餘興亦過，奧立弗羅多故作鄭重態起立演說，盛稱亞歷山大教主及其子波爾琪底偉大，並詳述他們一生的功業，接着喬凡尼及餘人相繼致答詞；可是奧氏突然起立，聲言此等事件應在隱祕場所從長計議，言畢逕自走入一室，喬凡尼及其臣民隨之入。衆人方纔坐定，驀然伏兵四起，把喬凡尼及餘人盡行屠殺。在此大屠殺後，奧立弗羅多躍上馬背，馳騁於城廂各處，率領部下圍攻王宮首府，衆百姓誠惶誠恐，不得不俯首就範，另組政府，由奧氏自任君主。他把足以貽後患的反對派誅滅無遺，一面創

制軍民法規，和鞏固其地位，因此在他御臨以後的一年內，不僅他在浮摩國的地位安如磐石，同時四方隣國咸爲震恐。要是他不被波爾琪所乘，率領奧西尼人及維泰利人在辛尼加略將他俘獲，他底覆亡當如亞迦多克勒一樣非輕容易的。這樣，在他犯了弑親案以後一年就被絞決了，同時絞決的有曾經做他底勇武與兇惡之導師的維泰羅佐。

或許有人要覺得奇怪：歷來君王之施用虐政者，雖在昇平時節尙不能保國，遑論多事之秋了；何以亞伽多克勒等奸詐暴戾，無惡不作，而猶能久安於位，捍禦外敵，而國人始終無謀叛者？我相信這是由於酷政底善用與不善用。凡爲保持自身底安全所必要而偶一施用酷政，此後倘非有利於人民卽不繼續施用，這可以稱得善用酷政。凡初時雖不多用而以後與時俱增的，便是不善用酷政。凡施行第一種政策者，能得上帝或人類之幫助，而稍稍緩和其酷政。反之，施用另一種政策者，決不能圖自存。

所以篡奪國家者當將必須施用的暴行詳加審察，務必一度行之，切勿反覆施用，庶幾人心安定，即可取信於民願，以利誘之。倘膽小如鼠或妄聽讒謗而濫施虐政，必至時刻戒備，難安枕席；既不能信賴人民，而人民怨怨相積，亦不能矢忠於他。蓋加害於一旦，則體驗少而反感亦少；施恩以漸，則恩澤久遠而不易磨滅。

尤要者，君王與民相處，當保持常態，任何非常事件，不論好壞，皆不足以使其變卦；因為如在多事之秋有變卦的必要，採用嚴厲手段則嫌太遲，採用緩和手段又無濟於事，因為這個將被認為出於勉強，誰也不會因此而感激你的。

第九章 論布衣王國

現在要講到另外一方面了——即非藉惡行或暴力，乃藉民衆底擁戴而由領袖平民做到一國底君主者——這可以稱做布衣王國：這種地位底取得既無需天才，亦不靠運氣，寧可說是一種機巧。且說這種王國底成立，或出於民衆底擁護，或出於貴族底推戴。蓋無論在那個城邑中都有這兩種勢不兩立的階級，一方面庶民不願受貴族底統治壓迫，他方面貴族偏欲統治與壓迫庶民；由於這兩種相反的意向，遂即產生三種政體之一，或爲王國，或爲自治政府，或爲無政府。

王國底成立或由於庶民，或由於貴族，須視何者有機會而定。有時貴族自知敵不過庶民，於是標榜他們中間一人底令譽而擁護他做王侯，以便拿他做幌子而施展

他們底野心。有時民衆自知不能與貴族抗衡，於是亦標榜他們中間一人底名譽而擁戴他做王侯，以便得其權勢底保護。凡藉貴族之力以獲得君權者，較之藉民衆之力以獲得君權，更難保持其地位，因為環伺於前者周圍的人大都以為自己和他同等地位，因此他不能隨心所欲的管理他們或支配他們。但是由民意擁登王位者則就唯我獨尊，左右無敢抗命者。

此外做君王的不能以公正手段使貴族滿意而傷於他人，但是他能夠使民衆滿意，因為他們底目的比較貴族底目的來得正大光明，後者意在壓迫，前者祇求不受壓迫而已。尚有一點須加補充者，即君王與民爲敵，不能無後顧憂，因為人民爲數衆多；與貴族爲敵，則尚能免於後患，因為他們爲數有限。帝王處理民衆甚易，最壞不過見棄於他們；但是對貴族，則不僅有見棄之虞，他們且將起而反對他；因為他們對於此類事情目光遠大而詭計多端，常能及時起來自救而博得他們所欲擁戴的人底歡心。又君王不能不始終與同一民族相處，但貴族則不妨無之，儘可隨時去留

之，任意授予或褫奪其職權。

所以，說得明白些，我們對於貴族應作兩種看法：就是他們或則抱定宗旨完全拿你底命運爲依歸，或則不然。凡是拿你底命運爲依歸而不是貪婪無厭的貴族，應受敬愛；不然者有兩種對付方法。第一，他們所以不能如此或由於怯弱無勇，則應利用他們，尤其是可供諮詢的人；這樣在順境時你可以唯吾獨尊，在逆境時亦不必顧慮他們。但是如果他們爲了自己底野心而不自檢束時，這是表示他們祇替自己打算，此時爲君的應當刻意戒備，視爲勁敵，因爲在患難時期，他們常助紂爲虐以傾覆他。

所以，凡由民意擁戴爲君王者，應該與民敦睦，既知他們所企求者祇是不受壓迫，此點就容易辦到了。但如違反民意而由貴族擁戴爲帝王者，第一件事當設法收服民心，祇要把他們置於自己底翼卵之下，也就不難辦到了。因爲人們原期遭殃而竟得福祚，對於恩主必格外的感激涕零；這樣人民不久便能矢志於他，較之由民意

擁登王位時有過之無不及。至於君王收服民心之道不一而足，皆視情形而異，不能一概而論，故略之；惟有一點不妨再說一遍，就是做君王的宜必與民敦睦，否則患難來臨之時必難圖存。

斯巴達國王奈比斯 (Nabis) 受希臘及一枝奏凱的羅馬軍隊之攻擊，竭力抵禦，以保衛其國家與政府；他戰勝這個危機祇須對少數人戒備，但要是國人懷有敵意，單是這樣是不夠的。幸勿拿那句老生常談「樹基於民者，樹基於泥也」來駁擊這句話，因為這句成語對於下述的情形固然是適用的：一個平民君王以人民為基礎，自信在受困於敵人或長官之時，人民將設法解救之，結果未有不受愚者，如羅馬之葛拉古兄弟 (The Gracchi)，及佛羅稜薩之喬奇史該利 (Messer Giorgio Scali)。但假令有一君主，以人民為基礎，能發號施令，為人勇敢有為，橫逆不足以喪其志，能以其堅忍毅力鼓舞國人之精神——這樣的一個君主決不會受愚於民，同時他顯然已樹立穩固的基礎了。

當此等王國由民治政體轉變到專制政體時，就難免於危險了，蓋此等君王非躬自執政，卽由長官代庖。倘係後者，其政體必羸弱而不穩，因爲它完全仰承長官底意志，他們或藉陰謀，或竟公然反抗，隨時——尤其在多事之秋——可以一舉手而摧毀政體；當此騷亂之際，國王沒有機會施用專制權力，蓋人民素來受命於長官，於變亂之際，不能一致服從王命，且當惶慮時期君王可以信賴之人，每如鳳毛麟角。因爲此等君王不能憑信太平時節的景象，那時人民需要國家，莫不和他同心一致；他們唯君王之命是聽，當死期尙遙遙相隔時，他們無不願爲君王殉難；但一到患難來臨，國家正需要人民之時，就難於找到肯爲君王效力的人了。所以一個聰明的君王應當設法使他底人民隨時隨地皆需要國家及本人，庶幾人民能始終如一地矢忠於他。

第十章 論權衡王國實力之方法

要研究這些王國底性質，還得考慮另外的一點：就是君王在患難時期是否能自恃其個人底力量，還是需要旁人底援助的。說得明白些，凡人馬或財力充足，能召集有力的軍隊足以抵禦來犯的外敵者，我認爲便能自恃其個人力量的君王；凡不能親臨大敵而不得不躲在城牆背後死守的，我認爲便是需要旁人援助的君王。第一種君王已經討論過了，但此後如有再談的必要時還得要討論它。對於第二種君王，除了勸勵他們增強其壁壘以外，無話可說。凡能固守其城邑，同時能顧到人民底其他利益者，決不至輕易受敵，因爲人們有所企圖往往知難而退，誰都知道攻擊一個國力充實而爲人民所擁戴的君王不是容易的一回事。

德意志底城邑是絕對自由的，它們周圍的領土並不廣大，它們在必要時服從皇帝底命令，它們並不畏懼近畿的任何國家，因為它們底防禦堅固，它們有良好的壕溝壁壘，它們有充實的鎗砲，它們常年儲備着充分的糧精和彈藥，誰都會覺得攻取它們是一件煩難的事。此外，為使人民相安無事而不致為國蠹起見，常給以各種工作，為維持國脈與國力所必需者，同時人民得藉此以維持生計；它們底軍事訓練著稱於世，並有種種法令維護他們。

所以君王之據有堅固的城堡而未嘗見恨於人者，當不至受人攻擊，即有來犯者，亦必狼狽潰退。又因為世事變幻莫測，欲使軍隊經年轉輾於疆場而不受牽掣者，幾為不可能之事。或曰：倘人民在城外置有財產，眼見它遭人焚劫，必不能容忍，而且被圍日久，為顧全自身利益計，終必置其君王於度外；我底回答是：凡勇毅有力的君王必能戰勝這一切困難，他時而以否極泰來的希望激勵人民，時而以敵人底殘暴使人民生畏，一面並機巧地防範民間的活動分子。

又敵人一到近郊必立即肆行焚劫，此時民氣方盛，準備抵抗；是故做君王的當刻不容緩，奮起殺敵；因為過後民氣消沉，禍患已不可收拾時，就無法挽救了；所以那時他們格外願意和他們底君主聯合起來，他們底房屋，他們底財產既然爲了保衛他而遭焚劫，似乎他是有負於他們了。蓋賜恩和受恩同樣要受拘束，這是人性使然。所以，一個聰明的君王苟能供養人民，保衛人民，欲始終維繫民心，並非難事。

第十一章 論教會王國

現在祇有教會王國待討論了，論到這種王國，所有困難都在到手以前，因為取得它們要有才能或幸運，既已取得而欲保守它們，就無需乎這些了；爲的它們受古時宗教條例之維護，這些教條是萬能的，無論教王底行止如何，都與王國底存在無關。這些教王自有其國家而不必保衛，自有其人民而不必管理；國家雖不保衛而不至被奪，人民雖不管理而毫不介意，他們更沒有叛離國家的意向和能力。唯有此種王國纔是歌舞昇平的。但它們是由超乎人智的力量所扶持，所以我不欲多說，蓋既然由上帝維護，我們凡人再去討論它，未免僭越而冒昧了。

雖然，如果有人問我：何以意大利教會能獲得這樣大的政治權力，蓋自亞歷山

大以後，所有意大利君侯（包括君主及最小的諸侯在內）莫不輕視它底政治權力，而今法蘭西國王不免要對它戰戰兢兢，並且它能夠把他逐出意大利，同時滅亡威尼斯人——雖然這一切至為明顯，但我覺得不妨舊事重提而不嫌其冗贅。

在法王查理侵入意大利以前，此國原在教王，威尼斯人，那坡里王，米蘭公爵及佛羅稜薩人底共同管轄之下。此輩君侯當時有兩種重大的顧忌：第一，勿使外國人武裝侵入意大利；第二，不許國內任何人進佔寸土尺地。那時君侯當中最遭人顧忌的便是教王和威尼斯人。要箝制威尼斯人，其他的君侯必須聯合一致，例如保羅菲拉臘領地時便非如此不可；其次為要抑制教王勢力的伸張，他們乃利用羅馬諸侯的分成兩派——奧西尼派及哥侖那派——而時有衝突可能，在教王底眼前執戈以待，無異監視着他，使教廷永遠衰弱無力。雖則亦曾有果敢的教王出世，如錫斯脫斯（Sixtus）是，然而無論幸運抑或智慧都不能使他解脫這些煩惱。同時教王底短促的壽命亦為衰弱底原因之一；因為在教王平均壽命底十年之內，難能把黨派之一壓

倒；縱使某教王差不多要把哥倫那派滅亡了，而繼起的教王會和奧西尼派敵對而維護對方，然而仍無充分時間以滅亡奧西尼派。這便是意大利教王政權所以被人輕視的原因。

待至亞歷山大六世出世，指示了教王由金錢與軍隊而得勢的途徑；他靠了法倫鐵諾公爵底幫助，同時爲了法蘭西人底侵入，造就了前面說過的種種事業。雖則他並未蓄意擴大教會底勢力，然而那公爵底所爲卻大有貢獻於教會勢力底膨脹，在他去世和公爵覆亡以後，那教會便繼承了他底一切功業。

其後朱理教王繼位而教會勢力大盛，據有羅馬那全境，羅馬諸侯已成強弩之末，同時因亞歷山大之討伐而黨派之爭亦已無形消滅；他又找到了生財之道，爲亞歷山大時代以前所未曾實施過的。這些事情朱理非特取法前人，並且加以改良，他更蓄意奪取波洛業，滅亡威尼斯人，並將法蘭西人逐出意大利。這一切事業跟着他飛黃騰達起來，並且他祇求鞏固教會底基礎，絕無培植私人勢力的企圖，因而信譽

卓著。他又約束奧西尼和哥侖那兩派勿使躡越常軌；雖內中蠢然思動者不乏其人，然而他抱定兩種方針；其一，拿教會底威力來嚇倒他們；其二，不許他們自設主教長，以免引起內訌。因爲這兩個黨派各自有了主教長，即不能長治久安，爲的主教長各自在羅馬境內培植黨羽，而諸侯不得不擁護他們，這樣爲了主教長底野心而引起諸侯間的傾軋與擾攘。因此種種緣故，羅馬教廷至理和教王而達全盛時期，我們底希望是：別人以武力使它強大，他將以美德懿行使它更強大更尊嚴。

第十二章 論軍隊之種類及傭兵之利害

關於著者在卷首提出討論的各種王國底特性已經分別詳述過了，它們底利害關係亦已多少考慮過了，還有歷代君王取得和保守王國的方法亦已舉示過了，現在再就攻守這些王國的工具作概括的探討。

我們由上文已知君王必須樹立良好的基礎，否則難免自趨滅亡之途。一切王國，無論新的舊的或混合的，其主要的基礎無非是良好的法律和良好的軍隊，軍隊不良的國家不能有良好的法律，是故軍隊良好的國家亦必有良好的法律。關於法律姑置不論，現在僅就軍隊言之。

且說君王用以捍衛國家的軍隊，或為自己底軍隊，或為傭兵，或為外援軍，或

爲混合軍隊。傭兵和外援軍是無益而有害的；凡憑藉此等軍隊以建立國家者，決不能安然保持其地位，因爲他們是散漫，貪求，而沒有訓練，不忠不義的，現勇於朋友而示弱於仇敵的；他們既不畏懼上帝，更不信賴凡人，一旦爲人所襲，覆亡隨之；蓋在太平時期人民受其蹂躪，在戰亂時期則受敵人蹂躪。實則他們之從軍，除了博取一些餉銀之外，並無其他動機或誘惑，這是不足以使他們爲你犧牲性命的。當太平無事時，他們極願意做你底士卒，但一旦戰事發生，他們就要臨陣脫逃，望敵遠颺了；此點不難以事實證明，原來意大利底覆亡無非由於她把地底前程完全交託在傭兵身上，雖則他們也曾耀武揚威地操演過，在自己隊伍裏是顯得勇武有爲的，可是當外國軍隊侵入之時就顯原形了。此所以法王查理能不血刃而奪取意大利；或者說這是由於咱們底罪過；這話誠然不錯，可是那罪過不是他所想像的，而是上面我所講過的那些罪過。它們既是君王底罪過，所以君王也就難免於受罰了。

茲再伸述此種軍隊底不適用。傭兵首領或爲能幹的人，或則不然；倘使是能幹

的人，你就不能信任他們，因為他們時常野心勃勃，不是壓迫你自己，即是違反你底意志而壓迫他人；但是倘使那首領不是能幹的，你是照例要顛覆的。

如果有人以為：凡屬武人，無論僱傭與否，要那樣幹時都要那樣幹；我底回答是：帝王或共和國遇有訴諸武力的必要時，則帝王應當親自出馬而以統領自任；共和國應當派遣其本國人民，如所遣的人不能認為滿意，當隨時召回他，如認為滿意，當以法律約束他，勿使擅離職守。經驗告訴我們，孤立無助的君王和共和國進步最快，至於傭兵則有害而無益；國人之欲支配受本國軍隊保護的共和國，比較支配受外國軍隊保護的共和國為煩難。羅馬與斯巴達受本國軍隊之保護而自由自主，歷數代之久。現在的瑞士人軍備充實而十分自由。

說到古時的傭兵，則有迦太基人為例證，他們雖有國人當將帥，在初次與羅馬人開戰以後，大受傭兵底壓迫。底比斯人於意巴密能達（Epaminonda）死後，使馬其頓國王腓力統率他們軍隊，在打了勝仗以後他就剝奪了他們底自由。

米蘭公爵菲力浦既死，米蘭人招募佛朗斯哥·斯福察 (Francesco Sforza) 率領軍隊以抗威尼斯人，斯福察既破敵軍於卡拉伐喬 (Caravaggio) 與敵會合反攻其本主米蘭人而敗之。他底父親斯福察曾與那坡里王后約翰娜締婚，既而拋棄她而一任其孤立無助，使她不得不投奔亞拉岡 (Aragon) 國王，以便保全她底王國。如謂威尼斯人及佛羅稜薩人皆曾以此種軍隊擴張其領土，然其領袖並不以君王自居而能保護他們，我說那是佛羅稜薩人底徼倖，因為在那幾個能幹的統領中間，有的未曾打過勝仗，有的遭人反對，有的別有所圖。未曾打過勝仗的統領便是喬文尼·阿寇托 (Gianni Acuto)，因為他不會打過勝仗，不能證明他是忠實的；可是誰都得承認：要是他打過勝仗，佛羅稜薩人勢必要由他任意擺佈了。其他如斯福察，始終有勃拉塞斯人 (The Bracceschi) 反對他，所以他們互相防備着。佛朗斯哥對侖巴底懷有野心；布拉喬 (Braccio) 則與教會及那坡里王國作對。這一切姑置勿論，且說最近發生的事。佛羅稜薩人任用帕古洛·維泰利 (Pagolo Vitelli) 做他們底統領，他是個

極端謹慎的人，以平民起家而至聲譽雀起。假使此人曾略取比薩，那麼佛羅稜薩人和他結納，誰也不能否認是正當的手段，因為如果他做了敵人底士卒，他們將無法抵拒，如果他們要拉攏他，就不能不聽命於他。

再說威尼斯人，試將他們底功業考察一下，將見他們底措施無不穩妥而光榮，為的他們盡遣國內志士，率領了武裝的縉紳和庶民勇敢地參戰。這是在他們轉向陸上發展以前的情形，可是當他們開始在陸上作戰時，他們便捨此美德而模效意大利底風氣。初時因為領土不大，而威信隆盛，因無須對於他們底將帥發生怎樣的惶慮；但是後來卡米奴拉（Carnignola）領導之下，勢力日漸膨脹，他們方始覺得走錯了路；因為一方面覺得他是個勇驍非凡的人（他們曾經在他底統領之下擊敗米蘭公爵），他方面知道他作戰時不肯用命，誠恐在他領導之下不復能克敵制勝，因此他們既不願亦不能揮之使去，同時又不忍使已得的領土重行喪失，為自衛計，故不得不將他謀斃。後來他們又任用巴都洛繆（Bartholomeo da Bergamo）羅白都

(Roberto da San Severino) · 匹底良諾伯爵 (Count Pitigliano) 等人做他們底將帥，在這些人底領導之下，他們時時患失而未嘗患得，如在凡拉 (Valia) 之役，竟將他們八百年來備嘗艱苦而得來的疆土喪失於一旦。原來用此種軍隊作戰，勝利是遲緩而輕微的，而失敗則迅速而重大的。

關於會多年採用傭兵制的意大利既已舉例說明如上，在此還得更切實地討論一下，以便後來的君王知道了他們底起源和發達情形，對於他們可以應付裕如。你得知道，帝制在意大利近來漸遭人們底排斥了，教王底政治權力已經較前擴張了，同時意大利已劃分成更多的州治了，因為多數大城市先後揭竿起事，反對他們底貴族，這些貴族以前曾得皇帝底恩寵，現在壓迫着他們，而教會則善待他們，以便在政權方面佔有優勢；同時在其他許多城市中有許多市民做到了王侯。因此意大利泰半已落於教會和共和國底掌握之中了，教會係由教士組成，而共和國則由不諳軍事的國民組成，於是乎兩者開始招募外人做將帥了。

最先使此種軍隊著稱於世的人是羅馬那人阿爾倍利果（Alberigo da Conio）。後起之秀有布拉喬及斯福察等，都是當時意大利底公斷人。此後繼起的有其他一切將帥，他們先後統領着意大利底軍隊，直到現在為止；他們種種勇武底結局，遭受法王路易底侵掠，西班牙王斐迪南底破壞，以及瑞士人底羞辱。他們所採的政策是第一減削步兵底勢力，以便增強自己底勢力。他們所以如此者，因為他們沒有領土，完全依餉給爲生。當然無力豢養許多的兵士，而且區區步兵亦斷不能增加他們底實力；因此他們大都僱傭騎兵，有了相當的實力就可以保持他們底地位與聲望了；甚至於在二萬人的軍隊中找出二千個步兵來。此外，他們更用盡種種方法以減少兵士底疲勞與危險，如於戰鬥時不殺敵，僅俘虜而釋放之；夜間不攻城，而城中守兵亦不偷襲營寨；營帳四周既不圍柵，亦不築壕；又如冬令不出師等。這一切都爲軍法所許可，其目的就在避免疲勞與危險，如上所說；這樣他們把意大利弄到了奴隸與恥辱的地位。

第十三章 論外援軍·混合軍隊·與本國軍隊

外援軍是另外一種無用的軍隊，利用此種軍隊者把一個外國帝王和他底軍隊同時招來，以爲聲援，如最近朱理教皇所爲者。他，意圖攻取菲拉臘，覺得他底傭兵不中用，於是改變方針而利用外援軍，與西班牙國王斐迪南約定，由他濟助將士與軍隊。這些軍隊也許是精銳而得力的，然而對於抬用他們的人總是不利的，蓋敗則一蹶不振，勝亦不免做囚奴。

此種實例在歷史上雖多至不勝枚舉，然而我不願遺漏這教皇朱理二世的近事，其流弊所在實不容我們忽視的；原來他爲了想奪取菲拉臘，竟不惜把自己完全付諸外人底掌握中。幸虧他運氣好，引出了第三件事情來，得以逃避任用非人的惡果

因爲他底外援軍既在拉溫那敗績，同時瑞士人崛起而驅逐征服者（出乎一般人底意料，是他底又是別人底征服者），所以他既不會做敵軍底俘虜，他們是逃了，也不會做他底同盟軍底囚奴，他是用別種軍隊取勝的。

佛羅稜薩人因爲沒有一兵一卒，徵發法蘭西兵萬人使其攻取比薩，他們這種舉動實冒着絕大的危險。

君士但丁皇帝爲反對其鄰國而遣發土耳其兵萬人入希臘，戰事告終，土人竟不願離去；這是希臘人屈服於異教徒的開端。

所以，凡不欲克敵制勝者，不妨利用此種軍隊，因爲他們比傭兵更危險得多，如果利用他們，覆亡可立而待；爲的他們是團給一致而唯他們底長官是從的；若論傭兵，則雖已克敵制勝，尙須經過相當的時間，始能加害於你；因爲他們並非屬於同一團體，乃是應募而來受你底給養的，在你領導下的第三集團，決不能於頃刻之間獲有足夠有害於你的勢力。總之，傭兵底最大危險是懦弱無能，外援軍底最大危

險是勇猛有力。所以，聰明的君王從不利用此等軍隊而惟自己軍隊是恃，他寧可用自己軍隊而敗北，不願靠外來軍隊以取勝，因為靠此種軍隊獲得的勝仗不是真正的勝仗。

我當毫不遲疑的以波爾琪底一生事蹟爲實例，以證我說。此公率領法蘭西援軍而侵入羅馬那，復以此軍奪取伊摩拉（Imola）及福利（Folli）；可是後來他發覺此種軍隊不可靠，同時以爲傭兵較爲安全，於是改用傭兵，徵募奧西尼人及維泰利人人伍；既而又發覺他們不可靠，不忠實而有危險性，遂即設法撲滅而改用他自己底軍隊。我們祇要考慮一下波爾琪在利用法蘭西軍隊時，僱用奧西尼及維泰利軍隊時，和憑藉自己底軍隊時，他底聲望底大小，就可以知道這些軍隊彼此不同之點了；他覺得最後一種軍隊最是忠實可靠，始終不渝；當他全然統御他自己底軍隊時，便是他最受人尊重的時代。

在舉示意大利及最近的實例之外，本不欲再贅一詞，可是我不願略去敍拉古王

希羅而不論。如前所述，此人既由彼拉古人推選爲軍隊統領，不久即發覺傭兵之不足爲用，可是既不能留之，又無法去之，祇得把他們一一殲滅，嗣後作戰只用本國軍隊而不復用外人了。

記得舊約上有一段紀載，頗適用於現在的問題。大衛 (David) 向騷爾 (Saul) 毛遂自薦，願與非利士勇士戈略 (Goliath) 交戰，騷爾拿自己底武器替大衛 佩戴，大衛 立即棄之，說它是不中用的，願執自己干戈與敵周旋。總之，別人底武器若不從你背上卸下，則必將你壓倒或緊緊地束縛住。

法王 路易十一 之父查理七世 既藉幸運與勇武使法蘭西 脫離英人底羈絆，覺有設置本國軍隊之必要，在其國中訂立關於裝甲兵與步兵的法令。嗣後其子路易廢步兵 而招募瑞士兵 遂爾鑄成大錯，後繼者不察，一錯再錯，現在看來實在是法蘭西 王國底禍根；蓋路易 既廢步兵而起用瑞士兵，後者聲勢日隆，而本國軍隊底聲價反一蹶不振，同時因爲他們素來追隨瑞士 軍隊作戰，一旦脫離他們怕就不能取勝，蓋已變

成他人底附庸物了。因此法蘭西人不能與瑞士人作對，而且沒有瑞士人他們斷不能制勝他人。是則法蘭西軍隊成爲混合軍隊，半爲傭兵，半爲國軍，此兩種軍隊混合一起固然比較單獨的傭兵或單獨的外援軍好得多，然而較諸本國軍隊則遜色多多了。這裏所舉的例足以證明之，蓋要是查理所定法令曾加以擴充或維持，法蘭西王國決不會被人征服的。

可是人類底智慧有限，在着手一事情之初，不能察出那潛伏着的毒害，如前面所說的癆瘵那樣。所以凡治國者苟不能逆睹禍患之來臨，算不得是個賢明的君主；而此種洞察力僅少數人有之。吾人苟推究羅馬帝國覆亡的禍根，當以徵募高特族人（Goths）爲始；因爲從那時起，羅馬帝國底國勢開始衰頹下來，所有開國時的盛勢都爲外人所奪了。

所以我底結論是：國家而不自有其軍隊者，決不能久安長治；不然則唯幸運是恃，一旦患難來臨，即無禦敵衛國之力。常聞聖賢論列：天下最不堅定最不足恃之

物，莫如信譽或權勢之非藉己力以建樹者。至所謂君王自己底軍隊係由本國人民或屬從所組成，餘皆爲傭兵或外援軍。若問設置本國軍隊之道，苟將我所舉示的法則，以及亞歷山大王父腓力暨歷代帝王共和國家整軍經武的情形細加考慮，就不難窺其堂奧了。

第十四章 人君與戰術

做人君的人，除去戰爭以及作戰的方略和訓練外，不當再有其他的目的或思想，也不必選擇其他事物去研究；戰爭這件事，乃是屬於人君的唯一藝術，牠的力量極大，不但對生來便做君王的人，能維持他們的地位，就像在野的人們，常能藉戰爭一躍而為君王。反過來說，做人君的如耽於逸樂，不重武功，便會失去自己的國土。失去國土的第一原因，就在怠於戰術；而獲得王位的人，一定先要戰術精通。當初斯福察（Francesco Sforza）因為勇敢善戰，由平民而成米蘭公爵（Duke of Milan）；後來他的子孫，怕艱難，力避戰爭，便由公爵降做平民了。身邊沒帶武器，所受的不幸事件，其中的一項，便是受人輕蔑，這種奇恥大辱，凡做人君的人，定

好好防護，這話以後再講下去。至於武裝的人和徒手的人，簡直不能相比；有了武器，依然屈服於沒武器的人之下，設有武器，和武裝的廝養混在一起，照常平安，這都是不會有的。因為一方面有人生了藐視的心，一方面有人起了疑慮，把他們放在一處，自然不能合作了。所以人君如不知戰術，除已講的種種不幸之外，便是他不能受士卒的敬仰，也不能信賴他的士卒。戰爭一件事，爲人君的，永不該屏出於他的思想以外，和平的時候，要比戰爭時格外奮勉練習；這裏有兩種方法，一是關於動作，一是關於學習。講到動作一層，尤其要把士卒好好整頓，好好操練，時時要出外狩獵，使身體習於勤苦，藉知一地的情形，比方山怎樣起呀，谷怎樣開呀，平原如何坐落，河流沼澤的情形是什麼，這些地方，都要十分小心仔細。這類知識，有兩種用處：第一，可以知道本國，以及怎樣去防守；其次，既能知道一地的情形，那麼藉着這地的知識和觀察，以後如有其他地方須研究時，便很容易舉一反三了，比方在多斯加尼（Tuscany）地方，所有的山呀，谷呀，平原呀，河流呀，

沼澤呀，和別國裏所有的大致差不多，所以既能知道一國，是不難知道別國的。爲人君的如缺乏這種藝術，便把做將帥必具的要素缺乏了，如對敵人襲擊，選擇營房，引領軍隊前進，佈置戰陣，環攻城邑，以佔優勢，這些都全從戰術裏學來。

阿齊安 (Acheans) 王腓羅婆門 (Philopoemen)，爲文士所盛稱，有許多地方值得讚揚崇拜，其中的一件，便因王在太平時候，祇把戰略放在心裏；他和朋友走到鄉間，每每停下脚步，設問他們：『如敵人佔據那座小山，我們屯兵在那裏，應該先向誰攻擊呢？一個人怎樣和他上前交鋒，保持戰陣不亂呢？如要退兵，怎樣退呢？他們如後退時，我們應該怎樣去追呢？』國王一面前走，把軍中一切可能的事變，設問他們；同時靜聽他們的意見，自己又說出意見，並用充足的理由，證明他的話是不錯，因爲有了這些繼續不斷的討論，到了戰事發生時候，無論什麼非常環境，他沒有不會應付的了。

可是爲着練習心思起見，做人君的應該多讀歷史，學習偉大人物的行爲，看他

們在戰爭時怎生行動，考察他們勝負的原因，以期獲勝而不敗；最要的是能做效偉大人物，對於他以前的有名望受崇拜的人，便取爲楷模，把他的事業成就，牢牢記在心裏，好像亞歷山大模倣亞幾里，(Achilles) 愷撒 (Caesar) 模倣亞歷山大，齊披啊 (Scipio) 模倣居魯士 (Cyrus) 一般。凡讀過崔諾芬 (Xenophon) 的居魯士傳的人，後來在齊披啊一生裏定會承認模倣這件事，實在是齊披啊的光榮。他所有的貞潔，和藹，仁慈，寬大諸美德，恰和崔諾芬所講的居魯士之美德，一一符合。聰明的君王應遵守這些準則，太平的時候不可偷安，要很勤懇的把這些方略增多起來，那麼到了不幸的時候，便會得着效驗，抵禦來日的大難了。

第十五章 論人君受人褒貶

現在研究人君對於臣下及友朋，該有什麼行爲的準繩。我知道有許多人已經著書，討論這事了，我如再把牠講述一番，未免有些放肆，況且我所講的，和別人的方法，又是不同。我的意思，是要寫出一點，對於那知道這事的人，可以獲益，所以我認定處處須講真理，不涉虛空；有許多人描寫君權和什麼共和國，筆下果然如火如荼，可是事實上沒人曉得，也沒人看見過，一個人的普通生活，和他應該怎樣生活，相去不知多遠，而怠於目前，祇顧應該做的事是什麼，這種人不但不能生存，很快的便要覆滅了；所以一個人如完全遵守德行去行事，不久便在不幸的事當中，逢着一件喪身亡家的事了。

這樣看來，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地位，必須知道怎樣去行不義，並且照着需要，如何去利用牠，如何不去利用牠。現在關於人君的那些虛空的話，拋開一邊不講，祇把那真的事物討論一下，我敢說，一切有名望的人，都有幾種特性，可使他們或受人褒，或受人貶，其中尤以做人君的為最；因為有了這幾種特性，此人會變為慷慨，此人會變為吝嗇 (Hilfsely) (Hilfsely)，吝嗇一語，乃是用的多斯加尼名詞（我們的語言上，所謂貪得的人，是指用劫奪圖財的人，稱人 Hilfsely，是指人有錢不肯化用）；此人會變為寬宏，此人會變為貪婪；此人殘暴，彼人仁慈；此人無信，彼人忠實；此人溫柔怯懦，彼人膽大勇敢；此人和藹，彼人倨傲；此人貪淫，彼人貞潔；此人誠懇，彼人狡猾；此人苛刻，彼人易與；此人莊嚴，彼人輕浮；此人篤信宗教，彼人毫無信仰之類。做人君的固然要把上述的特性好的方面，表示出來，能夠如此，自然頂受人褒獎了，這句話誰都會講的；可是這些特性，既不能完全取來，也不易完全遵守，人生環境，是不許如此的啊，那麼做人君的必須十分審慎，對於那些罪

惡可以使他失去國土的，要知道如何去避免；便是那些不影響他國土的罪惡，如屬可能，也不要沾染；不過這種事究竟是不可能的，祇好放心大膽，任着罪惡幹下去好了。縱然犯了罪受人譴責，心裏也不必感覺不安，沒有這些罪惡，要救國家是大難的事，我們祇要把一切事物，仔細考察一下，就知道凡類似德行的事，一經實行，反把人君弄得破敗，類似罪惡的事，照做起來，倒能獲得安全與繁榮了。

第十六章 論慷慨與吝嗇

講到上述的人君第一種特性，我敢說被人稱爲慷慨，是很好的事。然如慷慨不得其道，不但獲不着慷慨的美名，反於己有害：因爲如果太老實，照道理去做，未必能使人知道你是慷慨，甚至於受人譴責，反說你不慷慨了。凡希望被人譽爲慷慨的人，必須氣象闊大，爲人君的有了這種習性，一定要把他所有財產，消耗淨盡，用在這些上面，到了後來如還要維持他的慷慨令名時，必致壓抑百姓，用苛捐雜稅，和種種方法去搜括民脂。百姓因此痛恨國王，國王窮了，百姓又會看不起他；像這樣的慷慨，少數人蒙恩，多數人觸怒，結果定要碰着極大的困難，遭受頂大的危險；等到人君一朝覺悟，趕快回頭，勢必走上吝嗇一途，聽人譴責，出於萬不得已。

已了。

這樣看來，爲人君的實踐慷慨美德，反弄得無人感戴，除去自認損失不計外，如他是一個聰明的人，便該不怕人說他是吝嗇，因爲總有一天，要比實施慷慨格外受人崇敬的，力行節儉的結果，國庫充盈了，敵人攻擊時也能抵禦了，舉措一切事業，也不要重累百姓了；這樣的人君，便是對億萬的百姓，無取無求，施行普遍的慷慨政策，說他吝嗇的人，定是不曾受過他的惠，佔民衆中極少數而已。

在我們這個時代，除去被稱爲吝嗇的人曾經做過一些事以外，還沒有什麼偉大事業可言；其餘的人都告失敗了。教王朱理第二（Pope Julius the Second）爲了慷慨的美名，獲得教職位，後來因和法國國王交戰，雖未免爲德不卒；但他打了許多次的仗，從不會對百姓抽收非常的稅，一切臨時費用，全是他許久節省下的。就像現在的西班牙如果有慷慨的聲名，決不會舉辦這許多事業，戰勝許多地方了。所以一個君王，祇要他不向百姓強取豪奪，自己能善自維持，不致流入貧窮卑賤，或

須貪得無厭，那麼他大可不必把吝嗇名聲放在心上，吝嗇雖是一種罪惡，實在能幫他治理國家的。

如有人說：愷撒因慷慨而創帝國，許多人都因慷慨獲取很高的位置，我便答：事實上你如是國王，或是正向國王一條路上走過去，那麼照第一例說來，慷慨是危險的，照第二例說來，被人認為慷慨，是必需的；愷撒是想揚名於羅馬的一個人；他成名以後如還存在世上，不去節省費用，一定要把他的政府弄糟。又有人說：許多國王都以武力成就偉大事業，他們都是很慷慨的啊，我便答：國王化的錢，或是出於自己腰包，或是由百姓及別人身邊取來。照前例說來，他必須節省，照後例說來，他不該失去任何慷慨的機會。那種國王，強取豪奪，使用別人的脂膏，實行他的武力迷夢，是必須慷慨的，否則士卒們便要攜貳了。又如揮霍的既不是你的錢，更不是百姓的錢，大可像居魯士，愷撒，亞歷山大一樣，做個慷慨無吝色的人；這因為揮霍別人的錢，決不影響你的令名，反而可使名譽增高，祇有浪費自己的錢，

纔有害的。

而且世間上耗財最快的，要算慷慨了，一面行着，一面便已無力繼續去做，結果一定弄到窮困，被人看不起，再不然，爲着避免窮愁，也要貪得無厭，受人唾棄。爲人君的尤其要小心防備，不要被人家輕視或厭恨；慷慨能把這兩件事都弄上身來。所以比較看來，寧可有吝嗇之名，雖受人譴，而無人厭恨，比那力求慷慨，造成貪婪的惡名，既受人譴，更討人恨，要好得多了。

第十七章 論殘暴與仁慈，可愛與可畏孰佳

講到上述的其他特性，我敢說做人君的應希冀被人譽爲仁慈，不可指爲殘暴。

話雖如此，人君是要小心謹慎，不可誤用他的仁慈。西塞爾包爾琪（Cesare Borgia）算是個殘暴的人；可是他的殘暴，已把羅馬那融和，造成統一，和平與禮法都恢復了。如把這件事正當考慮一下，可以說包爾琪比佛羅凌薩人民格外仁慈，而佛羅凌薩人因要力避殘暴的惡名，眼看披斯安亞（Perugia）破滅。所以凡屬君王，祇要能把他的百姓精誠團結，守法奉公，被人責爲殘暴，可以不必介意的；有些人君因着濫施仁政，以致國家秩序紊亂，殺人劫掠都紛紛起來，反不如那殘暴的君王行了幾件事，結果反變成仁政了；殺人劫掠，害及全國之民，人君的虐政，不過危害個人而

已。

在所有人君之中，做新君的因為國基未固，荆棘叢生，免不了被人指為殘暴。

魏爾琪 (Urrail) 藉提多 (Dido) 的喉舌，唱出下面詩句，教人原諒她的殘忍，因地登基不久的緣故：

「歎國基未固，如嬰孩之初生兮，吾將儘全力以障吾國土，雖與吾願相違兮，謹國不辭其殘酷。」

可是做新君的，對於人們應該緩緩地行動與信仰，自己也不可表示畏懼的樣子，祇是很小心很仁愛的，不激不隨的精神去應付一切，要知道對人過於信仰，未必便是疏忽，而處處對人懷疑，倒反令他難堪了。

現在引起了個問題：做人君的究竟使人可愛好些，還是使人可畏好些呢？當然兩種兼而有之，是頂好不過了，然而一個人既可愛又可畏，是很不容易的事，二者不可得兼，還是令人可畏，比較上格外安全些。普通人的性情，都是忘恩負義，

好變無常，虛假，怯懦，貪婪一類，你在世上得志一天，他們完全爲你效忠；你不需要他們的時候，他們會把精血，財產，生命，子女一齊供給你，正如上面講過的一般；可是快要用着他們了，便反過臉來不理你。所以一個君王，如過分信他們的話，不去未雨綢繆，一定是要敗亡的；友誼這件事，如係付代價取來，不是由偉大高尚的心志獲得，雖然有所取償，却很不穩妥的，到了需抽的時候，便靠不住了；人類的天性，對於一個可愛的人，比對於可畏的人，易于侮慢，維繫愛的祇是一種義務，因着人性的卑劣，時時有破裂之可能；維繫畏的乃是刑罰的恐懼，永遠不會債事的。

可是做人君的如不能得人愛戴，應該使人畏懼，而不令人厭恨，做到這樣地步纔好；祇要不去霸佔人民的財產婦女，可畏而不可恨的地步，永遠是可以維持不墜的。有時候如須結果一個人的性命，做人君的一定要尋出明白的理由，大公無私的去幹，惟有對於別人的財產，千萬不可染指，人們死了父親，很快的便會忘掉，而

遺產的損失，倒永遠記在心的。進一步說，侵佔別人的財產，很容易找到藉口，祇要行過一次的劫奪生活，以後再去掠奪別人的財物，不難時時有話藉口；至於結果人的生命，倒不容易尋出充足的理由，並且很快的理由便要消失了。當人君領着許多士卒，在軍中的時候，切不要怕人說他殘忍，如沒有殘忍，他一定不能使軍隊精誠團結，守紀律不亂的。

漢尼拔 (Hannibae) 做了許多驚人事業，這一件可以提出來講一下：他帶了大軍，在外國地方作戰，軍隊之編成全由各種族混合，可是無論他運好運歹，士卒中間從不會發生軋轢，也不會對他內訌。這完全因他行為殘暴，添上了他的神勇，士卒們見了他，自然既畏且敬，設使沒有這種殘暴，靠他的其他德行，是不夠獲得這種效果的。眼光短淺的文人，祇曉得從一點上去讚美他的事業，講到別點，便詆毀他的唯一事業之因殘暴了。我們可拏齊拔啊做個例證，看出他雖有許多德行，並不能濟事，齊拔啊在當世及後世，都是傑出人才；然而他的軍隊，在西班牙對他叛變；

就是因爲他遇事過分忍耐，以致軍士們不守軍紀，肆無忌憚了。馬克雪漢 (Fabius Max. Mus) 在元老院裏對他痛加譴責，稱他爲敗壞羅馬軍紀的人。羅克里人 (Locrius) 被齊披啊的屬員蹂躪不堪，齊披啊既不替他們報仇，又把傲慢的屬員懲罰，這全因他天性易與的緣故。而元老院裏有人替他乞恕，認爲世間有不少的人，自己知道不去犯過，惟不能糾正別人的過失。像齊披啊這種性情，如果繼續掌兵，定把他的名譽光榮，一掃而光；祇因受了元老院的卵翼，這種有害的特性，不但匿而不見，並且造成他的光榮了。

現在回到人君可愛可畏問題，我可以得着一種結論，愛是基於自己的志願，畏是基於人君的志願，聰明的君王應該立在自己操縱的事物中間，不能隨他人而浮沉；祇要努力避免人們的厭恨便好，這層上面已講過了。

第十八章 論人君守信之道

做人君的以信義治國，守正不阿，不事詭譎，是多麼可讚的事，這句話誰都承認的了。可是照我們經驗看來，做偉大事業的君王，對於信義一層，向不十分注意，每以機巧欺人，結果凡信任他話的人，都爲他制勝。講到制勝一件事，向有兩條道路，一是用法，一是用力；前一條是人類所獨有，後一條是獸類所通行；然而法有時而窮，常須藉力來維持。所以做君王的必須知道怎樣在人獸兩方面，去利用時機。對於這點古代的文人，藉了譬喻教導君王，描寫亞幾里和古昔的人君，怎樣託屈倫（Centaur Chiron）去看護，屈倫用他自己的紀律，把他們撫養成成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半人半獸的人，既可充他們的教師，做君王的必須把人獸兩種天性知

道清楚，缺了一種便不能持久了。這樣看來。君王既須取法於獸類，應該揀擇的，即是狐狸和獅子；獅子不能防禦陷阱，狐狸不能抗拒豺狼。所以學做狐狸，是要發現陷阱，學做獅子，乃是要嚇走豺狼。凡完全信任獅子的人，每每不知道他們是做什麼。聰明的人主如遇着特殊情形，守信反與己有害，擔保守信的理由又已消滅無存，這時際即不該再守什麼信義。人類如完全純良，這種教訓自然不能存在世上，但是人性惡劣，時時失信背盟，那麼你也無須有守信的義務。人君對於背信的託辭，提出正當理由是不難找的。關於這點，近代可以找出無數證例，許多條約與義務，因了國王的背信，都成爲廢約，不能發生効力；世界上知道利用狐狸的人，便是頂能勝利的。

可是我們必須知道，怎樣把這種特性隱瞞起來，裝做一個虛僞的人；人類頭腦太簡單了，太拘牽於目前的需要了，凡圖謀欺騙的人，總可以尋得出被欺騙的對象。最近有一個例子，我不能丟開不講。亞歷山大六世除欺人外，不做別事，也從不

想做別事，他却常常尋到上他當的人；像他這樣的人，一言重於九鼎，實在沒人比得上，也沒人願意失信的了，可是他常能制勝一切，如願以償，因為他對於人類這一方面情形，知道很透澈了。

所以做人君的，不必把我所臚舉的好的特性，一齊都有，惟不能不裝做有的樣子。我敢說，有了這些特性，並且時時遵守着，這是有害的，裝做有的樣子，是有益的；比如裝做慈悲，忠實，仁愛，篤信宗教，公正之類，同時並有這種精神，就是當你一經不需要裝的時候，能轉變到反方面去。

此外你必須知道這點，一個君王，尤其是一個新君，不能對人類崇敬的所有德行，一一遵守，爲着維持國家的緣故，不得不做些事，和忠誠，友愛，仁慈，信仰等相反。所以他必須有一種精神，當運命轉變時，就能順着趨勢反轉過來；可是我上面講過，人君雖不必去做好事，却不可離好事過遠，到了需要的時候，並要曉得怎樣去把好事幹起來。

這樣看來，一個君王定要留心他嘴裏講出來的話，沒有不是滿載着上述特性的，對於看見他聽到他的人，總要裝成慈悲，忠實，仁愛，公正，篤信宗教，的樣子。而最後的一種特性，尤屬需要，人類的判斷，用眼睛的時候多，用手的時候少，因為個個人都可以看見你，很少的人真來和你接觸的。人人祇看見你假裝的樣子，很少的人真正知道你是怎樣一種人，而且少數人也不敢反對多數人的意見，多數人是有國力保障的；多數人的行動，尤其是國君的行動，是不許輕易反對，一個人的判斷，自然就以結果為憑了。

因為這樣，做人君的大可去征服並保持他的國家，他的方法，人總以為是誠實的，每一個人都是讚美他的；因為俗人所見到的，祇是事物的表面，和牠的結果；世界上無往而非俗人，除非多數的俗人沒有立足的地方，少數人才有一個位置呢。方今有一個君王，我不便講他的名字，除和平與忠信外，他從不曾講過別的，可是他和這兩件事，實在絲毫不能相容，如他真是照樣做的話，他的威名和國家，

君

好幾次已經剝奪了。

世界名著叢書第一種

第十九章 論被人厭及被人恨

關於上述的特性，我已經把那重要的講過，其餘的特性都列在這一項目下，作一簡短的討論，做人君的應該考慮如何避免受人嫌恨，前面已講過一些；祇要他時之勝利，總可以得着成就，對於其他的譴責，是不必深慮的。

我已講過，人君最被人痛恨的，便是強取豪奪一件事，如霸佔百姓的財產婦女之類，一點不能沾染這種惡習。人君不去碰百姓的財產，也不侵犯他們的榮譽，大多數的人自然心中悅服，這樣便可專心壹志的去對付那少數野心家，制勝他們的法子正多呢。

再說到受人嫌輕的原因，如被人認為意志不定，舉動輕浮，女性，卑俗，不決

之類，人君應該防止這些弱點，如防備碰着石塊一般；一切行動之中，要表示出偉大，勇敢，莊重，堅忍的精神；私人與百姓往來，遇事一經判斷，千萬不能轉回，處處須要氣象闊大，沒人敢以欺騙諂媚的手段向他試用。

凡能有這樣氣度的人君，定受人十分敬仰，受人十分敬仰的人，輕易不受人陰謀詭害；這因爲人人都知道他是了不起，百姓對他敬重，如向他攻擊，自然是不容易的事。所以人君該有兩種恐懼，一是自內發生，係因百姓的緣故，一是自外發生，係因外力的緣故。說到外力，人君必須武備充實，和人攜手，以善自防禦；可是既經武備充實，又有好朋友相助，祇要一切的情形，不會受着人家陰謀，弄時糜爛不堪，外面一經平靜，一切就都平靜的；再深一層說，縱然外面情形，已經糜爛，人君尤須把他平日的準備，一一實施起來，祇要在世界上，一天不灰心短氣，一定可以制勝強敵，如我所講的斯巴達人那比斯（*Nabis the Spartan*）一般。

講到百姓一層，如外面情勢已經糜爛了，所慮的就是百姓在內陰謀內應，處在

這種情形之下，人君要善自應付，就是力避受人輕視與厭惡，獲得百姓的同情，這點我已在上面最後聲明，無論如何，人君是要取得的。人君抵制叛逆最有效的方法，便在不受人嫌輕和怨恨，謀叛的人總想取悅百姓，趕走人君；可是一有不慎，弄巧成拙，反觸了百姓的惱怒，橫在他前面的困難，實在不可勝數，他想到這裏，便有些畏首畏尾，不敢進行了。經驗告訴我們，謀叛的人雖多，成功的人很少；謀叛的事決非一人能幹，不是反對政府的人，他也不敢引來入夥，便是找到一個真正反對政府的人，你已經告訴他以你的心事，便是給了他一個告密的機會，他正可相機行事，賣了你以取自己的富貴；和你謀叛，勝利是不可知的，把你告密，獲利是有把握的，所以你這伙伴若不是個你的患難朋友，便當是一個和君王死做對頭的人。

現在再把這件事縮小範圍講一下，我敢說，在謀叛的人一方面，所感到的，祇是恐懼，忌妒，以及未來之刑罰可畏；而在人君一方面，有君權的尊嚴，有法律的保障，有朋友及整個國家的防線；再加上人民的善意，這樣一看，沒有人敢大膽謀

叛的了。謀叛的人於陰謀不軌之先，已有一番恐懼，現在又怕接着獲罪，百姓成了他的仇敵，要想脫逃，簡直不可能了。

關於本題，有無數的例證可以提出來，我現在止提出一個，我們的祖先都曉得的。班提瓦葛立漢尼拔 (Messeranibale Bentivogli) 是波洛業 (Bologna) 的君王 (當今漢尼拔 (Annibale) 的祖父)，受了謀叛的人岡奈斯西 (Canneschi) 虐殺，除了還在兒童時期的吉奧番里 (Messer Giovanni) 以外，全家的人沒有一個存留；虐殺以後，馬上百姓就起來，把所有的岡奈斯西人都殺掉。這完全因班提瓦葛立朝當時在波洛業很得民心，這種舉動，乃係民意的表現，漢尼拔是治國的能君，他死後雖沒有人存留，民意卻並不以此爲止，聽說在佛羅凌薩地方，班提瓦葛立族裏有一個人，一向認爲鐵匠的兒子，波洛業人便遣人到佛羅凌薩去，把他取來，教他管理他們全城的政權，這人一直做下去，等到吉奧番里定期授職的時候爲止。

所以我相信做人君的止要百姓尊崇，對於謀叛的事，可以不必重視；然如百姓

向他仇讎，心懷厭惡，那便要人人可懼，事事堪危了。聰明的人君，以及治平的國家，定要十分審慎，不可把貴人華胄弄到橫行無忌的地步，應使百姓們稱心滿意，這便是君王最重要的政策裏面一項。

方今法國要算頂治平的國家，裏面有許多很好的成規，爲人君自由和安全所寄託；其中第一件，便是國會與國會的勢力，創立國基的人，知道貴族的野心，和他們的膽大妄爲，是必須在他們嘴邊放上一塊嚼鐵，以控制他們；而另一方面又知道百姓們因着恐懼，極其厭惡貴族，國君固然希望保護貴族，可是也不必把這事視爲當務之急；爲免除貴族因人君寵信百姓的責難，和百姓因人君寵信貴族的責難起見，人君應設立公斷人，這公斷人應有打倒強權，扶植弱小，而不令人君受譴的能力。對於國君及國家，這算是辦法頂好的，也是萬全無失的根本。從這裏又可得一個結論，就是國君應把受責難的地方，讓過於別人治理不善；把諸般美德，操縱在自己手裏。再進一步說，我想人君應該愛護貴族，惟不必因此而受百姓的厭惡罷了。

說到這裏，有些人曾經研究過羅馬皇帝的一生事實，和他們致死情形，其中有許多正和我所說的道理，成一相反的例證，有些皇帝，志行高潔，氣魄雄偉，反失去國家，或因百姓叛亂，爲他們所殺。爲答覆這些反駁起見，我要把有些皇帝的特性提出來講，並且要指出他們覆滅的緣因，和我所講的並無不同；同時對於研究當時史實的人，認最堪注目的事，要細加考慮。

我以為止把那些成功的皇帝，從哲人馬可 (Marcus) 起，直到馬克雪米拿 (Maximians) 爲止，拏來說一下，便覺夠足，這些皇帝就是馬可，和他的兒子康莫杜 (Commodus)，勃鐵南克斯 (Pertinax) 朱理 (Julius)，西佛羅 (Severus)，和他的兒子安東尼加拉 (Antoninus Caracalla)，馬克里拿 (Macrinus)，海里奧加把羅 (Hellogabalus)，亞歷山大 (Alexander)，和馬克雪米拿。

第一件要注意的，就是別的君王，止須抵禦貴族的野心，和百姓的無禮，惟有羅馬皇帝除此外，還有第三種困難，軍士的殘暴與貪婪也須好好忍受下去；這件事

實在太麻煩了，許多皇帝都因此覆滅，因為軍人與百姓，雙方都能滿意，煞是很難的事，百姓是愛好和平的，所以喜歡平庸的國君，可是軍人們對於勇敢，殘暴，殺人越貨的好戰的君王，卻極其愛戴，並希望他能把這些精神，施展到百姓的身上，那麼軍士們便可獲得雙倍的軍餉，貪婪殘酷的欲望，也有出路發洩了。所以那些皇帝，在出身及訓練上，沒有多大的威權，便常常為人推翻，而大多數的人君，知道應付兩種相反的情勢不易，便處處專使軍人滿足，加害百姓是不管了，這種現象，尤以新立的君王為最。這種辦法，頗有必需的理由，人君受少數人厭惡，本是免不了，可是第一步不應該個個人都厭惡他，然如這點不能辦到時，便該非常努力，不要令頂有權勢的人對他厭惡。所以許多帝王，因着缺乏經驗，自然對軍人要比對百姓特別垂青；至於這種方針，究竟有無利弊，全看人君能否加他們威力以為斷的。

為着這些原因，馬可，勃鐵南克斯，亞歷山大雖然謹慎守禮，喜愛正誼，反對

殘暴，慈祥仁德，但除馬可外，結果都是可悲，馬可生榮死哀，便因他承受皇位，全由於世襲的名號，既不仰仗軍人，亦不依賴百姓，後來又因種種美德，受人敬仰，一生常能把軍民兩種勢力，歸於齊平，既無人厭惡，更沒人輕視了。

至於勃鐵南克斯得躋皇位，全與軍人們志願相反，他們在康莫杜手下，慣常荒淫放肆，勃鐵南克斯欲把他們納入規矩的生活之中，他們如何忍受得了；一方面因此引人厭惡，另一方面因他年老又令人輕視，所以當他開始行政，便爲人推翻。這裏有一件事要注意的，就是做好事和做壞事一樣的可以令人怨恨，我在上面說過，凡做人君的如欲保持國土，時時須做歹事；百姓，軍人，貴族三方面，如有一方面流入腐化一途，止要於你有益，足以鞏固你的地位，你應該讓他們去幹，令其滿意，如處處做好事，倒反無益有害了。

現在說到亞歷山大，他是頂好的好人，掌國十四年之中，從不曾有一人不經法判而致處死，這算是他爲人諸般頌美的其中一件了，可是他逼肖女性，自身全由他

母親管理，因此受人輕視，軍隊叛變起來，把他殺害。

再論到性情與此相反的君王，康莫杜，西佛羅，安東尼加啦加拉，馬克雪米拿，他們都是殘虐貪婪，爲要滿足軍士的欲望，不惜犯罪作惡，違反民意；除西佛囉外，這些帝王都沒有好結果；西佛囉因爲武勇過人，軍士們和他友善，百姓雖受他的壓迫，卻能好好登基下去；這因爲軍人百姓都欽仰他的武勇，百姓心懷畏懼，軍士如願以償，欽敬有加了。西佛囉以新君的地位，而能舉措闊大，簡單的說來，便因他能做效獅子和狐狸，這兩種動物的天性，一個新君必須模倣，上面我已說過的。

他知道朱理皇帝 (Emperor Julian) 天性疏懶，便勸在斯克拉瓦里亞 (Sclavonia) 他所統帶的軍隊，開到羅馬去，替已死的勃鐵南克斯報仇，勃鐵南克斯是被勃里安尼亞 (Pretoria) 軍士殺害的；他便以此藉口，把企圖皇位的野心，一點不表露出來，軍隊直向羅馬前進，羅馬人還沒有知道他出發，他已經達到意大利了。到了羅馬

元老院因着畏懼，便把朱理殺掉，舉他做皇帝。西佛囉想做全國的帝王，當前卻有兩種困難；一是在亞洲，亞洲軍隊的領袖列哥（Zoro）已稱了帝；一是在歐西，亞爾比拿也有皇位的野心。西佛囉想到如和兩人爲敵，實在危險不過，因此決定對列哥進攻，對亞爾比拿（Albinus）誑騙。他便作書給亞爾比拿說他雖由元老院舉爲皇帝，很願意和他共享尊榮，上他愷撒的尊號；並說元老院已准亞爾比拿和他同盟；果然這些條件，都被亞爾比拿接受，認爲真的。等到西佛囉戰勝列哥，把他殺掉，把東方的事解決以後，便回到羅馬，向元老院申訴，指亞爾比拿不瞭解他待他的好處，反陰謀對他行刺，這樣的忘恩負義，應該大加撻伐。後來在法國尋出敵人，奪了他的政權，結果了他的性命。所以把他前後的事實仔細研究一下，便知道他是頂勇敢的獅子，頂狡猾的狐狸；人人對他恐懼敬仰，軍士也不對他厭惡；他雖是個新君，卻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這種事本無足奇怪，百姓縱然因他暴戾，心懷厭惡，但是他威名四震，終無所損了。

可是他的兒子安東尼是一個頂有名望的人，有許多美好的品德，在百姓眼光裏看來，他是值得讚美的，軍士們也喜歡他，因他好戰成性，耐勞喫苦，對於精美食品以及其他奢侈費財的事，都不願去做，便深博軍士的愛戴了。但是他殘虐兇橫的地方，也是曠古未聞，殺死無數的人以後，把羅馬及亞歷山大里亞地方的大多數民衆，一齊殺死。結果全世界都對他厭惡，在他四面的人無不心懷畏懼，他的百夫長便在軍中將他刺斃。這裏我們要注意的，便是像這樣的致他死地，如沒有最大的勇敢，堅決的意志，是不容易辦到，可是祇要一個人不怕死，硬要去幹，做人君的便不能避免這樣死亡的危險了，然而像這樣的死亡，究竟很希罕的，他也不必過慮；所要注意的，是在對於他任用的身邊官吏，不要給他們任何嚴重的侵害。安東尼特別對於這種地方，不會注意，把百夫長的哥哥很陵辱的殺害，仍把百夫長留在身邊，作爲近侍，天天還要向他恫嚇；這自然是很荒唐的事，安東尼皇帝因此傷了殘生。

再說到康莫杜，他是很容易掌持帝國的，他是馬可的兒子，承襲了皇位，止須步武他父親的後塵，取悅於軍民便好了，不料他天性兇暴殘狠，一味討軍士的歡心，把他們弄成腐化不堪，他卻藉此向百姓無端敲詐，從別方面看來，他實在又不知自重，維持他的尊嚴，常常屈尊到戲場裏，和武士們競技，還做了許多醜事，都有玷皇帝的身分，結果軍士們也看他不起，他一方面受人怨恨，一方面受人嫌輕，所以受人謀算，死於非命了。

如今討論到馬克雪米拿的為人，他極其好戰，軍士們因嫌亞歷山大的懦弱，把他殺死，這事上面我已說過，却把馬克雪米拿舉為皇帝。可是他為着兩件事，既受人怨恨，更被人看不起，皇位因此做得不長，一件是他在沙啦司 (Thrace) 地方蓄羊（這事弄得人人皆知，視為莫大奇恥），另一件是在登極時遲遲不肯赴羅馬就職；此外因在羅馬和帝國各處的總督，做了許多殘暴不仁的事，結果使他蒙了兇殘的惡名，舉世的人，因他出身卑賤，憤怒異常，對他的蠻橫無理，又心懷畏懼。非洲

先叛變了，元老院和羅馬的人民，以及整個的意大利都起來作亂，他自己的軍隊也謀爲不軌；這些軍隊圍攻亞圭里亞（Aguileia），接着遇了困難，不能將城攻破，一面厭惡馬克雪米拿的殘暴，一面因多數人起來和他作對，對他也沒什麼恐懼，便把他殺了。

至於海里奧加貝羅（Helioabalus），馬克哩拿，朱理，我不願意討論他們，這班人簡直令人鄙視，自然很快的便被人除掉；可是我要說幾句話，作爲本篇的結論，方今的君王要使軍士們稱心滿意，實在比較容易一些，因爲祇要給他們一點寬容，便無事了；這些君王並沒有老練的軍隊，能治理各州，和從前羅馬帝國軍隊一樣，所以往昔做人君的對於軍士，必須比對於人民格外使其滿意，而現在的君王，除土耳其及蘇丹（Sultan）以外，必須使人民格外滿意，尤甚於軍士，因爲方今的人民是比較有勢力的。

我在上文把土耳其皇帝除外，土耳其皇帝擁有一萬二千步兵，一萬五千馬隊，

國家的實力和安全，都寄託在這些軍隊上面，那麼土皇大可以忽視人民，引軍士爲友了。蘇丹國和此情形彷彿；皇帝完全操在軍士手裏，正可不必去過問人民，和軍士們納交。這裏要注意的，就是蘇丹國與其他君主國家不同，頗與基督教教治（Christian Pontifcate）相似，既不能稱爲世襲的王位，亦不能認爲新立的國家；舊皇的兒子並非嗣位的人，承繼大位的乃是由握權的人把他選舉出來，皇帝的兒子反僅居於貴族的地位。這原是一種古代遺風，不便稱他做新的君主國，新的君主國裏面遭遇的困難，牠是一件沒有的；其中的原因，便在君王雖屬新立，國家憲法來源業已很久，憲法的全部組織，好像要當他做世襲的君主去承認一般。

現在回到本篇的題目上面，我敢說凡考慮過的人，一定要承認無論厭惡或輕視，對於上述的君王都是致命之由，並且裏面許多人君往往行動偏於一面，祇有一個雙方兼顧的人，獲得快樂圓滿的結果，其餘的都遭逢不幸的結局。像勃鐵南克斯，亞歷山大等新君，如去模倣馬可，一定是無效，而且危險，馬可是君王的嗣

子，與他們正是不同；同樣的如加噠加拉，康莫杠，馬克雪米拿去模倣西佛囉，也要遭逢破敗，他們是沒有充分的武勇，能步武西佛囉的後塵。所以凡屬新立的君王，斷不能效法馬可的行動，也不便去模倣西佛囉，惟西佛囉一些創國的才能，卻不可不去學會，使爲己有，而馬可治國的種種光榮美德，便是處在一個已臻鞏固的國家裏面，也須把他們學會。

第二十章 論要塞之利弊

有些君王，爲鞏固國家起見，往往解除百姓的武裝；有些君王把附屬的城鎮，弄成政黨紛爭，軋轢不和；有些造成禍亂，加害於己；有些對於執政之初自始不信任的人，竭力制勝他們；有些建築要塞；有些把要塞毀棄。在未能知道這些國家詳細情形，不能獲得最後的判斷時，我可要概括的就事論事講出一些來。

大概一個新君從不會解除他百姓的武裝；甚至於知道百姓沒有武裝時，他常會給他們武裝起來，這樣，那些武器會變爲你的，你不信任的人，會對你忠實，一向忠實的人，格外保持下去，你的百姓便是你的從者了。所有的百姓不能個個武裝，那些被你武裝的人，果然獲益了，在這種情勢之下，對於其餘未武裝的人格外可以

自由操縱他們，這種待遇辦法，兩者中間雖有懸殊，他們可是很了解的，被你武裝的人從此成爲你的附庸，那些未曾武裝的人，知道冒大險衛國的人應受上獎，對你也能寬宥。然如你解除他們武裝，你便是觸他們的怒，表示你不信任他們，或因他們怯懦，或因他們不忠，這些意見都能引起他們對你的厭惡。你既不能沒有武備，勢必仰仗那些傭兵，他們的爲人，上面已經說過了；縱然他們是好人，也沒有充足的力量，抵禦強大的仇敵，和你不信任的人民。所以我說過，凡新國的新君，常常散武器給人民。歷史上這類例證很多。可是如遇着人君要把一個新邦滅掉，成爲自己舊邦的一州，那麼所有新邦裏的人，除去跟隨他立功的人以外，應該解除武裝；便是那些立功的人，藉着得機，定要把他們造成柔弱馴伏；而一切的事物，應善自安排，使國內所有武裝的人，成爲你的士卒，在你的舊邦裏，這些士卒都是和你很親近的。

我們的祖先，以及一向被人認爲聰明的人，慣喜說，以黨爭保持披斯安亞以麥

塞堅守比沙 (Pisa)；因爲有了這種思想，他們便在巨屬的城鎮中間，引起爭論，使他們格外易於保持不失。這種辦法，當時意大利國力均衡，也許覺得很好，可是我不信政黨一直仍有效用，處在今時，還能照常應用，視之如金科玉律；而且當各城鎮的敵人迫近你的時候，你便很快的失敗了，因爲那最軟弱無勢的政黨，會幫助外面的敵人，其他的政黨，反弄成無力抵抗。從前威尼斯人因着上述緣因，扶植屬下城區裏炭爾夫 (Guelph) 和吉卜靈 (Ghibelline) 的政黨；他們雖不會到了流血的地步，那中間的爭論卻使人民因着意見紛歧，無力聯合起來，向威尼斯人抵抗。然照我們所知，這種辦法並未曾得着預期的結果，因在凡拉 (Velle) 潰散以後，便有一黨立刻大着膽，獲得國家的權位了。這樣看來，這些方法，反證明人君的軟弱，在一個強有力的國家裏，這些政黨是不許有的；太平的時候，還可以利用這些法子，容易統治人民，等到戰爭一到，這種政策，便證明虛假了。

君王如能戰勝當前的困難和障礙，自然可以揚名不朽；所以幸運之神，爲欲使

新君成就偉大，不必僅賴世襲成名，往往使仇敵起來，和他作對，陰謀不軌，這樣人君便有了機會去制勝他們，藉着他們反使自己地位增高，正像仇敵放了梯子，好讓他逐步升高一般。因此一個聰明的人君，如逢着這種機會，定要用策略造成反對自己的仇讎，等把仇讎削平，聲名便格外大震了。

做君王的，尤其是新君，往往發現在他開始當國從不信任的人，要比那些自始即信任的人，格外忠誠，格外有益。西埃那 (Siena) 王畢特露奇 (Pardolfo Petrucci) 全賴他素不信任的人負責治國，要比旁人好得多。可是各個人情形不一，對於這問題不能攙統的去講；有一點我卻不能不說，就是凡在立國之初，與君王仇視的人，如他們純爲仰人扶持，藉以謀生，那麼這種人很容易把他們制服，而且一經就範，他們勢必忠誠事君，終身不渝，因爲他們知道君王對於他們已有了不好的印象，現在必須用事實把這印象滌除的緣故；所以君王對於這種人，常可期望獲益，那種異常小心事君的人，有時反會溺職的。事實既是如此，對於那純恃祕密送情，獲得國

士的君王，我不得不提出警告，就是他必須好好考慮一下，人家向他送情的理由安在；假使人家對他並沒有天然的愛戴，祇因不滿自己的政府，所以向他示惠，那麼要使這班人稱心滿意，簡直是不可能的事，他如想和他們保持友善，亦是困難不過。如從古今例證裏，對於這點的理由仔細衡量起來，我們便可知，君王對於那不满意前政府，現在並和他為敵的人，反容易和他們友善，那些因不满意前政府，向他送情，促他奪國的人，倒不甚可靠的了。

人君為欲使國家日趨安全，慣喜建築要塞，對於那陰謀推翻君王的人，不啻是一具馬勒，束縛他們，不令其自由，而且逢着戰爭的時候，也可視為藏身之所。這種制度，以往沿用已久，我是很讚揚的。不過像現代的維特里（Messer Nicolo Vitelli）反把加斯特羅（Citta di Castello）地方的要塞拆毀，以求國土之保持；歐比奴公爵（Duke of Urbino）烏都（Guido Ubaldo）為包爾琪（Cesare Borgia）逐出國境，回國時盡撤那州的要塞，他的意思以為沒有要塞，反不容易把那州失去；班提瓦格立人

(Bentivogli) 回到波洛業 (Bologna) 來，也有類似的決斷。所以這樣看來，要塞有無效用，全以環境爲定；一方面如對你有益，他方面便可加害於你了。這問題可以如此去推論：做人君的如畏懼人民，甚於外國異族，應該建築要塞；然如畏懼外國異族，甚於本國人民，要塞一事，大可不去過問。由斯福察 (Francesco Sforza) 興建的米蘭堡城，對於斯福察朝引起的麻煩，要比國內任何的禍亂爲甚，已往如此，將來仍是如此。所以人君最堅固的要塞，便是——不受人民怨恨，你雖有了要塞，如人民怨恨你時，要塞是不能救你性命的，那用武力反對你的人民，外國人常幫助他們，這是習見的事。在我們這個時代，這種要塞對於任何君王，是不會有用的，唯有福里伯爵夫人 (the Countess of Forlì) 算是個例外，她的丈夫葛魯拉模伯爵 (the Count Girolamo) 被人殺死了；藉着要塞她便可抵禦一般的攻擊。等候米蘭的援助，以恢復她的國家；實在當時的情形，外國人無從去幫百姓的忙。可是後來包爾琪攻牠的時候，要塞便沒有多大效用，她的人民，她的仇敵，一齊和外國人聯合

了。所以替她打算，頂安全的方法，不論當時或以往，便是不要受人民怨恨，要比要塞好得許多。能把這些地方加以一番考慮，無論會否建築要塞的人，我都嘉許他，那祇知信賴要塞，不注意被百姓怨恨的人，我要向他責難的。

第二十一章 論人君獲令名之道

最使君王受人崇敬的，莫過於立大功業，一身爲羣衆楷模。在我們這個時代，要推今西班牙王費丁南（Ferdinand of Aragon）了。他差不多是個新王，因着威望和光榮，由一個無聲無臭的國王，成爲基督教國裏第一等君主；如你把他的事業考慮一下，便知道他的一切事業，都很偉大，有些事業竟非常人所能幾。當他即位之初，便攻打葛倫納達（Granada），這種事業便是他的立國之基。他最初靜悄悄地幹這件事，不怕外面的障礙，加斯的（Castile）男爵們都專心打算戰爭的事，想不到未來的變遷；也料不到他藉此握了實權，反來統治他們。他用着教會和人民的錢，維持他的軍隊，又因長期的戰爭，使他樹立戰術的基礎，從此他便以戰術著稱了。他又

常用宗教做藉口，以實施他的遠大計劃，專心壹志很殘忍的把國內摩爾人（Moors）驅逐淨盡；像他這樣的楷模，再要比他好點，簡直是沒有的，也沒有再比他要還希異的了。根據同樣的口實，他又去攻打非洲，一直達到意大利，最後又侵略法國；他的事業和計劃，都極其遠大，人民心裏滿懷着躊躇與稱頌，為他的事業和計劃操心。並且他的行動，常是繼續不斷生之不已的進行，人們簡直沒有時間好好的和他作對。

再說到人君對於內政方面，如能樹立非常的矩範，亦有莫大的利益，這與米蘭奴（Messer Barabò da Milano）的情形彷彿，他對於在民政方面做了非常特別的事的人，不論這事好壞，遇有機會，便設法將這人獎勵或責罰，這件事自然人人都要講開的了。所以凡屬君王，應該在每一動作裏，努力獲得偉大非凡的令名，比一切事物更形重要。

做君王的如係一個真實的朋友，或是一個純粹的仇敵，他也是受人敬仰的，這

句話的意義，是說他絲毫不隱藏的，直認袒護某黨，反對某黨；這種辦法要比較嚴守中立，格外有益許多；好像你的兩個強有力的隣人打起來了，如中間一人獲勝，那麼你對這勝利者或是心懷恐懼，或全不害怕。無論在那種情形裏，你如直認不諱的加入一邊奮戰，你總是討便宜的；因為就第一點講來，你如不明白表示，一定要落在勝利者的手裏，任其魚肉，而那打敗的人，看見你這種情形，反覺心裏快樂滿足，你呢，這時際說不出一點理由，也沒有法子去保障你自己。勝利的人對於那踟躕不決的朋友，在危急之秋不敢出面援助，這種朋友他是不要有的；打敗的人因你執劍在手，不肯助他一臂，也不願意保護你了。

安提奧考(Aniochus)爲伊陀利人(Altolians)所遣，到希臘去驅逐羅馬人出境。他派遣專員到阿齊安人(Acheans)那邊，因爲阿齊安人原是羅馬人的朋友，他意欲勸他們謹守中立。這問題便在阿齊安人的國會裏討論了，其時安提奧考的使者力促他們去守中立。羅馬的使者卻答說：『提到方才說過的話，你們國家不去干涉戰

爭，是比較很好有益的事，這實在是頂錯誤了；你如不起來干涉戰爭，將來定沒有人對你注意，對你示惠，這原是勝利者的賞賜啊。」所以凡不是你的朋友，總要求你謹守中立，如真是你的朋友，一定教你武裝表示。那主張不定的君王，爲要避免當前的危險，往往走向中立一途，因此常常覆滅。可是做人君的如大膽表示和一方攜手，這一方如能勝利，從勝利者握着重權，你在他手下討話，他必須感激你，因此中間成立了友誼；人類是不會這樣的無恥，忘恩負義，反來對你壓迫的。而且勝利一件事，未必即能圓滿無缺，勝利者仍要小心仔細，尤以對於正義爲最。再如和你攜手的一方失敗了，他便可保障你，在可能範圍之內，還要幫助你，這樣你們成爲好友，等到運轉時來，會復興的。

講到第二點，如雙方戰爭的人，他們誰勝誰負，你無須焦慮，那麼如你能和一方攜手，格外是智慧的事了，因爲你幫助一方，便是和別方聯合起來，把一方毀滅，和你聯合的一方，如真聰明的話，定要對別方寬容，不損害他的生命；獲得你

幫助的一方，是不會不勝的，他雖勝了，卻反在你掌握中討生活。此地要注意的，就是凡屬君王，爲着攻擊別人，切不可和比他強大的人攜手，除非像上面講過，有迫切的需要才可以；因爲他如勝了，你便在他掌握之中，做君王的應該力求避免，不要落在人家掌握裏。威尼斯人和法國攜手，抵拒米蘭公爵，這種致他毀滅的攜手，根本是可以避免的。有時如竟不能避免，像教皇和西班牙聯合派兵攻打勞巴底（Lombardy）佛羅凌薩人所遭遇的事，祇在這種情形之下，爲着上述理由，君王應該單扶助一方的。唯有一層，任何的政府不要以爲有十足安全的途徑，可以放心大膽走過去；還是令人遲疑的途徑，倒覺平穩許多，在通常的事實裏，我們知道凡欲避免一種困難，往往會引起另一種困難來；我們要慎重的，就在對於各種困難的性質，知道怎樣去辨別，並且把那弊害較少的選來採用。

人君又該表示對有能力的人，能扶植他，對精於一技的人，能敬仰他。同時必須鼓勵他的人民，在商業和農業方面，要很平靜的多多練習他的職業，其他別種事

業也是如此，人民不該恐懼政府要奪去他們的產業，因而不思改良，又不該恐懼抽稅，而不肯開業營生；君王對於願意做這些事和實施這些計劃的人，應給以獎勵，以光榮他的一城或一國。

進一步說，君王在每年適當時季裏，應邀人民宴會及賽會，聯絡情誼；每一座城既分爲公所及協會，君王應對這種團體，表示欽敬，有時候要和他們來往，做出仁愛慷慨的樣子，作爲他們的矩範；可是人君地位的尊嚴，總要保守勿失，無論如何，不能表示遷就的。

第二十二章 論人君的官吏

選擇官吏一事，對於人君也很重要，官吏的好壞，全看人君的區別力為斷。人們對於君王的第一次的評定，以及對他的智慧第一次的評定，就是觀察在他四週的人是怎樣；這班人如係幹練忠誠，這君王便可視為聰明不過，因他能識別幹練的人，並且使他們忠誠之故。如這班人恰好與此相反，那麼人們對於這君王便不能有好評定，他的唯一錯誤在用人不慎上面。

凡知道萬納芙魯 (Messer Antonio da Venafro) 是西埃那王班杜爾福 (Pandolfo Petrucci, Prince of Siena) 的臣僕的人，沒有一個不承認班杜爾福是很聰明，獲得萬納芙魯做他的臣僕。人們的智力，原有三種：一是自己領悟，二是了解別人的領

悟，三是既不能自己領悟，亦不能把別人的領悟，取來受用；第一種智力頂傑出，第二種頗好，第三種算是一無所用。所以班杜爾福如不列在一流裏，一定要居於第二，一個人能對於別人所說所做的，知道好壞在那裏，有這樣的判斷，自己縱不能創立新見，他定可對他的臣僕辨別他們好壞的地方了，好的他曉得讚揚，壞的他曉得令其改正了；這樣他的臣僕便不敢存心欺詐，成爲忠實的人。

可是要使君王對他的臣僕得着正確的認識，這裏有一種試驗，絕不會失誤的；此如你的臣僕，顧慮他自己的得失，甚於你的得失，並且在每件事物裏，意中都是尋他自己的利益，這種人一定不是好的臣僕，你也不能信賴他；凡維繫國安危的人，決不該顧慮自己，要刻刻以君王爲念，凡與君王無關的事，總不當去留意。

從別方面看來，爲使臣僕忠實起見，君王該研究他的臣僕崇敬他，使他富有，對他和善，和他共享尊榮和患難；同時必須使他知道，他一個人是不能存立的，已經有了許多尊榮財富，不可希望多上加多，雖有了許多患難，不可因此生了害怕

危險的心。做臣僕的，以及君王對於臣僕，能如此做上去，彼此便互相信賴，否則對於任何一面，爲害不可言了。

第二十三章 論人君遠便佞之道

本問題裏有一要項，我不能拋開不講幾句，這原是一種危險，做人君的除非異常謹慎，識別清楚，很不容易免除，這是指便佞小人而言，朝廷上像這種人真是滿坑滿谷，人們對於自己的事，總是志得意滿，無形中聰明蒙蔽，所以要除去阿諛小人的惡患，大是不易，如想去防禦，不致陷入這種痼疾，便有受人輕蔑的危險。要防禦諂媚，祇有一個法子，就是讓人知道，對你說實話，並不觸怒於你；話雖如此，人人如對你說實話，又將有損你的尊嚴了。

所以聰明的君王，應該有第三條道路，把聰明的人選用在他的國裏，使他們有對他說實話的唯一自由，並且所說的祇關於他所需要的事物，餘者一概不在其內；

他又問他們每一事物，靜聽他們的意見，然後把他自己的斷定說出來。對於這班參議大臣，無論各個或團體，君王應該讓他們知道，愈向他直說實話，愈能被他垂青；除此以外，任何人的話是不可以聽從的，已經決定的事實，定要好好實施，一切的堅決主張，必須持之有恆。不如此做的人，必遭阿諛者推翻，或因主張不定，時時變遷，結果反被人輕視了。

談到本題，我希望援引一個近代的例證。伊啦留加 (Erg Luca) 是方今皇上馬克雪米里 (Maximilian) 的管事務的人，講到皇上，他說：皇上遇事從不會和人商量過，自己也從不會把一件事弄好。他生平做事，恰與上述的精神相反；皇上原是個隱秘的人——從不把他的計劃給人知道，也不接受人的意見。等到實行起來，一朝發表，舉國皆知，在他四週的人，便把他的計劃阻止，他天性柔和，主張因此改變了。這樣今天做的，他明天便把牠撤銷，沒有人知道他要做的的是什麼，也沒人敢信賴他的主張。

所以做君王的應該時時接受忠告，然必當他願意的時候纔可以，別人儘管願意，是不可行的；他如不需求忠告時，應使人有不敢進言的樣子；可是他要做個不絕好問的人，並要耐心靜聽關於他所問的事；如知道別人不曾和他說實話，是要令人知道他動怒的。

有人以為那以智慧著稱的君王，並非全由能力，實係由他四面的人給與他忠告的緣故，無疑的這種人是錯誤了，下面有一個公理，從不說誤：如係不聰明的君王，他是不會接受人忠告的，他或許偶然把國事付給別人去管，這人恰巧是個謹慎的人，這種事倒是有的。在這種受治的情形之下，也許他情狀良好，惟未必便能長久，因為那照管他的人不久便把他的國土奪去了。

再說到沒有經驗的君王，如接受一人以上的忠告，是不會獲得主張統一的，也不會曉得怎樣去把主張統一起來。每一參議的大臣，全顧自己的利益，君王不知道如何去控制他們，防衛他們。他們是不會變好的，人們除非受着強制，纔可誠實，

此外總是虛偽不真的。最後我們得了一種推理，凡是好的主張，不論來自何處，都從君王的智慧裏發生，而君王的智慧，決非由好的主張裏形成的。

第二十四章 論意大利君王的失國

上述的許多意見，如能好好遵守，可使一個新立的君王卓然有所樹立，比較一個長久在位的國君，在國內格外安全，格外鞏固。向來一個新君的行動，易為人民服從，要比世襲的君王好得許多，如他真堪任事，自然比那世襲舊君易於吸取多士，團結得更緊；這因為人們景仰現在，尤甚於過去，一經感覺現在的好，自然求現在的享樂，不事他求；而做人君的在其他事物上如不使人民失望，他們一定竭力保障他的。那麼他一面成立新國，一面用好的法律，好的武備，好的聯盟，好的模範，把國家裝點起來，躋於強盛之域，這算是君王的雙重榮耀了；如生為天子，因缺乏智慧而失國，這便是雙重恥辱。

方今意大利失國的君王諸侯，如那波里王（King of Naples），米蘭公爵，以及其他的人，如把他們研究一下，就知道第一點他們在武備上，有一共同的缺點，所有那些原因，最後已討論過了；第二點就是他們受百姓的仇視，縱能與百姓友善，他們也不曉得怎樣去結貴族的歡心。如沒有這些缺點時，那些能蓄養軍隊，有事於疆場的國家，決不會失國的。

從前馬其頓之腓力，我指曾爲鐵托峴孝（Titus Quintus）所戰勝的那個腓力，如與攻伐他的希臘羅馬國度比較起來，他實在沒多大的領土，可是他是個好戰的君王，知道怎樣去吸其百姓，交歡貴族，所以他和仇敵周旋，戰事竟能延長至數年之久，後來結果雖失去了若干城鎮，終還是保全了他的國家這樣看來，卽位多年而失去君位的國君，正不必歸咎他的命運，實在是他疏懶的不好，因爲他在太平的時候，從不曾想到要有變故發生（這原是人類的共同缺點，風平浪靜的時候，不替暴風雨的日子打算），並且到了患難臨頭，祇想去逃避，不作抵抗的圖謀，一心打

算，百姓們受不了戰勝者的氣燄，會把舊君招回來。旁人如真失敗了，這條道路自然是好的，可是你既然相信有人把你復位，不願意就此失敗，如把其他緊急的事務荒棄，這便是頂壞沒有。而且像這類的事，未必就能出現，縱能實現，也決非你的福氣，這種仰仗旁人不是依賴自己的救亡，根本是沒有多大用處；依賴自己以及依賴自己的勇氣，纔是靠得住，很平穩，能久長。

第二十五章 論達運影響人事及吾人抵擋之道

世界上的事物，都操在幸運與上帝手裏，人們雖有智慧，卻不能指揮事物，或給他們一些幫助，這種思想，不曉得有多少人相信，已往如此相信，現在還是如此，我並非是不知道這點的；因此他們教我們相信，對於一切事務，不必過勞，祇讓機會去掌管便好。因為人們每天見着大的變故，都是出乎人類意料之外，將來或許還是如此，所以這種思想在我們這個時代很佔勢力。有時候想到這裏，連我也有點相信了。話雖如此，自由意志一件事，總不可以任其銷除，我確信幸運是我們一半動作的判官，其餘的一半，或不足一半，須由我們自己指揮。

我把幸運比做氾濫的河流，水大的時候，奔流到平原上，把樹木屋宇一掃而

光，到一處地方就把一地方的土壤，挾以俱走；一切的事物，好像在河流的面前奔逃，屈伏於牠的殘暴之下，沒有能力敢和牠抵拒一般；可是河流的天性雖屬如此，當天氣晴朗的時候，人們未必不可藉着防禦與障礙物，好好的準備一下，那麼到了下次水漲，便可由運河宣洩，水勢既不放縱，亦不危險了。所以幸運也是如此，沒有預備勇氣去抵禦他，他便十足的把力量表示出來，越是沒設障礙物和防禦的地方，他越向那邊示威。

人們如把意大利考慮一下，意大利原是這些事變的所在，也是造成這些事變的原因，就知道他是一個無防禦無障礙物的空洞國家。意大利如能像德國，西班牙，法國，一樣的用正當勇氣去防禦，這種侵佔絕不會造成偌大的變故，或者簡直不會發生。關於抵禦一般的幸運，我認爲已說得不少了。

原則是如此，再就一些實事講，我敢說，一個君王，今天可以看見他快樂，到了明天他的氣質人品並無變遷，卻已敗滅了。這種事的起因，已由我最後討論過，

就是凡過於信賴幸運的人君，幸運一經變化，他便宣告失敗。我又相信凡根據時代精神，指揮他動作的君王，定可成功，反是必將失敗。放在每人面前的目的，就是光榮和財富，要達到這個目的，可以有許多不同的方法；有用謹慎的，有用神速的；有用武力的，有用技巧的；有用忍耐的，有用不忍耐的；方法雖是不同，成功的目的祇一。我們又可看見兩個一樣謹慎的人，一人如願以償；一人終歸失敗；又有兩個人用着不同的法則，卻一樣的成功，其中一人小心謹慎，一是性急如火；這種地方，全看他們的方法，是否合於時代精神以爲斷。就我所講的看起來，兩個人工作方法不同，倒能獲得相同的結果，而兩個工作類似的人，反致一人如願，一人失敗了。

一個人的境地改變，也從這裏發生，那種以謹慎忍耐自持的人，因着時勢與事物的天緣契合，成就了他的事業，造成了他的幸運；然如時勢與事業變化了，他如不隨着改變動作方針，便要覆沒了。一個人大抵不能周詳顧慮，知道去適應變遷

的，這因爲一者他不能脫離天性的傾向，再者既在一條道路上常常勝利，是不容易勸他拋此就彼的；所以一個小心謹慎的人，雖遇着可以獲利的機會，他卻不曉得怎樣去應付，因此自然失敗了；假使他能隨着時勢，以轉換他的行爲，幸運也不致改異的。

教皇朱理第二 (Pope Julius The Second) 作起事來，都是性急異常，可是時勢與環境往往和他的動作方針糝合起來，他便時時勝利了。講到他攻擊波洛業的第一次大事業，其時班提瓦格立還活在世上，威尼斯人都不贊成這事，西班牙王也是如此，而他對這事也正在和法國國王商酌進行；然他憑着以往的大膽和魄力，親自督師出征，這樣西班牙與威尼斯人弄得躊躇不決，忍受聽從，其中威尼斯人心懷恐懼，西班牙卻想把那波里國全部恢復起來；而另一方面，他又把法國王運動合作，法王眼見這種大事，又想和教皇爲友，以降服威尼斯人，知道如不遣兵幫他，勢必大觸其怒。爲着這些原因，朱理憑着他急躁的行爲，竟獲勝利，其他的教皇，雖有

人類的明白智慧，是望塵莫及的了；假使他留在羅馬，等候把計劃完成，一切的事定好，才打算出發，與任何教皇的行徑，一般無異，他是決不會成功的。就中法國國王一定要說出無數的託辭，其他的人勢必恐懼萬狀。

至於他的其他行爲，大致相似，無不一一成功，他不久便辭世了，自然經驗不到逆境，所以我也無須把他的其他行爲提出討論；可是一層，如他受着環境的驅使，勢必處事謹慎起來，恐怕便要覆沒了，這因他天性是傾向於那些方面的，無論如何，不會離異的了。

我現在的結論，幸運是變化無常，人類的行動，常持久不變，祇要這兩種一天能互相契合，人們便成功了，否則即是失敗。在我看來，一個人寧可勇敢，不必小心，幸運好像一個婦人，你如要令她服從，必須打她，虐待她；而她呢，寧願被勇敢進取的人宰制，不欲爲無聊寡趣的人愛憐。這樣看來，幸運總是帶着女性的，生平喜愛青年男子，祇因他們心粗膽大，毫無顧忌的操縱女人而已。

第二十六章 爲解放意大利進一言

我把上述各篇的題材仔細考慮，一面自己打算，像方今的時代，是否與新君有益，或有無其他原素，能給與德智兼全的君王一種機會，使他除舊更新，利己而福民，我想到這裏，頗覺方今因緣輻輳，於新君最爲有利，要比現在再適當的時季，我卻從沒見過。

我敢說，當初以色列人必須做一番因廢，纔顯出摩西的天才；波斯人應受梅第（Medes）的壓迫，纔發現居魯士精神的偉大；雅典人應該流離遷徙，纔證明鐵蘇（Theseus）的能力；那麼處在今日，爲要發現，意大利精神的真髓，意大利是應該受這極端痛苦的，應比希伯來人格外做人奴隸，應比波斯人格外備受壓迫，應比雅典

人格外流離失所；意大利要受盡諸般磨折，無領袖，無秩序，受人踐踏，受人損害。

近來在一個人身上，好像要放出一點光輝，我們以為他是上帝遣來，救贖我們的，後來看出在他的事業頂點上，幸運排斥他了；現在意大利好像沒有生命一般，等有人出來，醫治他的創傷，遏止倫巴底（Lombardy）的殘暴與劫掠，多斯加及國的詐欺與重稅，並把許久患的腫痛，一掃而光。意大利正在懇求上帝，要降下救他脫離罪惡和野蠻的人。意大利也在那兒豫備，祇要有人樹立義旗，他很願意立在這種旗幟之下的。

方今實在找不出一個人，比較陛下更有復興意大利的希望，陛下憑着武勇與幸運，受上帝及教會之寵眷，並為教會之首，教會更應為救世之領袖。祇要我把我講過的那些人的行為和傳記回想一下，便知道這並非一件難事。他們雖然怎樣偉大驚人，他們總是個人啊，並且每個人決沒有像現在的機會這樣多，這因為他們的事業

沒有現在的正大而易行，上帝也不能像你一樣的友善。

至於我們呢，真是名正言順了，凡是需要的戰爭，總是公正的，沒有其他希望，祇有去付諸武力，這種武力，是神聖不過。並且還有極大的志願在這裏，祇要模倣我使你注意的那些人，有了大的志願，便不會有大的困難了。進一步說，上帝的道路，這樣奇異的顯現過，真是世所罕有：大海忽地分開來，天上的雲引導前進，石頭裏水流如注，天上降下嗎哪（manna）一切的事物，都貢獻給你成名；你應該竭力做下去。可是上帝不願意替你做，做完了便是奪去我們的自由意志，和我們固有的一部分之光榮。

再如上述的意大利，沒有一個能把陛下要做的事成就起來，這也無足驚異；意大利有了許多革命，許多運動，如在這裏面發現他的軍人品德不健全，這全因他的一切舊規不妥的緣故，而我們呢，也沒人知道怎樣去革新。最使人榮耀的事，就是當他方興未艾的時候，能創建新的法律和制度。這些法律制度，一朝基礎穩固，

受人尊崇，你也隨着受人敬拜讚揚了，在意大利，像把這些法律制度用任何形式去實行，機會是時時有的。

頭腦沒有勇氣的人，四肢定有大勇。試留心觀察競技，以及徒手的搏戰，意大利人在力量，靈敏，機巧上何等的高出一切。可是到了行軍交鋒，便不能與此相比，這完全因為領袖才能不足，有能力的人，便不肯服從，大家各是其所是，從沒有一個武勇和幸運傑出的人，能使餘者敬畏服從。因此在這樣長久的時間，以及過去二十年中許多戰爭裏，凡是稱爲意大利軍隊的，大率都是可歎可憐；第一個證據，便是伊爾泰羅 (IlTaro)，以後便是亞歷山大里亞，加菩亞 (Capua)，幾奴亞 (Genoa)，凡拉 (Vaila)，波洛業，默斯特里 (Mestri)。

所以如陛下肯模倣那些救國家於危亡的大人物，最要緊的就是要用自己的軍隊，作爲任何事業的真正基礎，因爲再沒有比他們更忠實，真誠，更好的了。他們單獨的時候固好，而眼見自己的君王統率他們，受他尊崇，由他化錢去供給，合攏

起來便尤佳了。所以必須豫備着這樣實力，纔可以用意大利精神去抵禦外侮。

瑞士和西班牙的步軍，雖覺可怕，可是二者均有共同的缺點，因此第三種戰式不但可以抵拒他們，還可勝利的把握。西班牙人是不能抵禦馬隊的，瑞士人如與步軍相遇，短兵相接的時候，便很怕步軍。因為這原故，西班牙人不能抵禦法國的馬隊，瑞士人常被西班牙步軍毀滅，已往固是如此，將來還是如此的。講到上面後一種情形，現在雖沒有完美的證明，可是在拉凡那（Ravenna）戰役裏，不無看出一些，其時西班牙步軍和德國軍隊相遇，德軍却照着瑞士人的戰術去行；西班牙人憑着他們身體的敏捷，和盾牌的幫助，居然進入德軍長槍陣裏，不避危險，還能向敵人進攻，而德軍已無法可施，如沒有馬隊衝上前相助，一定全軍覆沒了。所以既知道兩國步軍的缺點，很可以創立一種新式步軍，既能和馬隊抵抗，亦不畏懼步軍；而且無須立什麼新的戰式，祇不過把舊的改換而已。這些全是改進的地方，對一個新君很能給他威望與權力的。

這種機會不該任其一去不返，最後應使意大利得見他的解放者出現眼前。那些受外國蹂躪的各州，如今痛苦不堪，雖欲在那裏對解放者表示愛戴，亦是不敢出口，而心中刻不忘仇，堅強的意志，專誠的熱心，亡國的血淚，真是一言難盡了。有誰敢對他杜門不納呢？有誰敢不服從他呢？有什麼嫉妬會防礙他呢？有誰意大利人不向他起敬呢？這種野蠻的統治，我們都是痛心疾首。陛下應以做凡百正當事業的勇敢與希望的精神，負起這種責任，那麼在陛下的旗幟之下，我們的祖國庶幾可以復興，在王庭的庇蔭之下，披特拉克(Petrarch)的名言，可以證實不錯：

德性與狂暴搏戰兮，誓奮鬥以驅敵。

古羅馬精神不死兮，永識於意大利人之心。